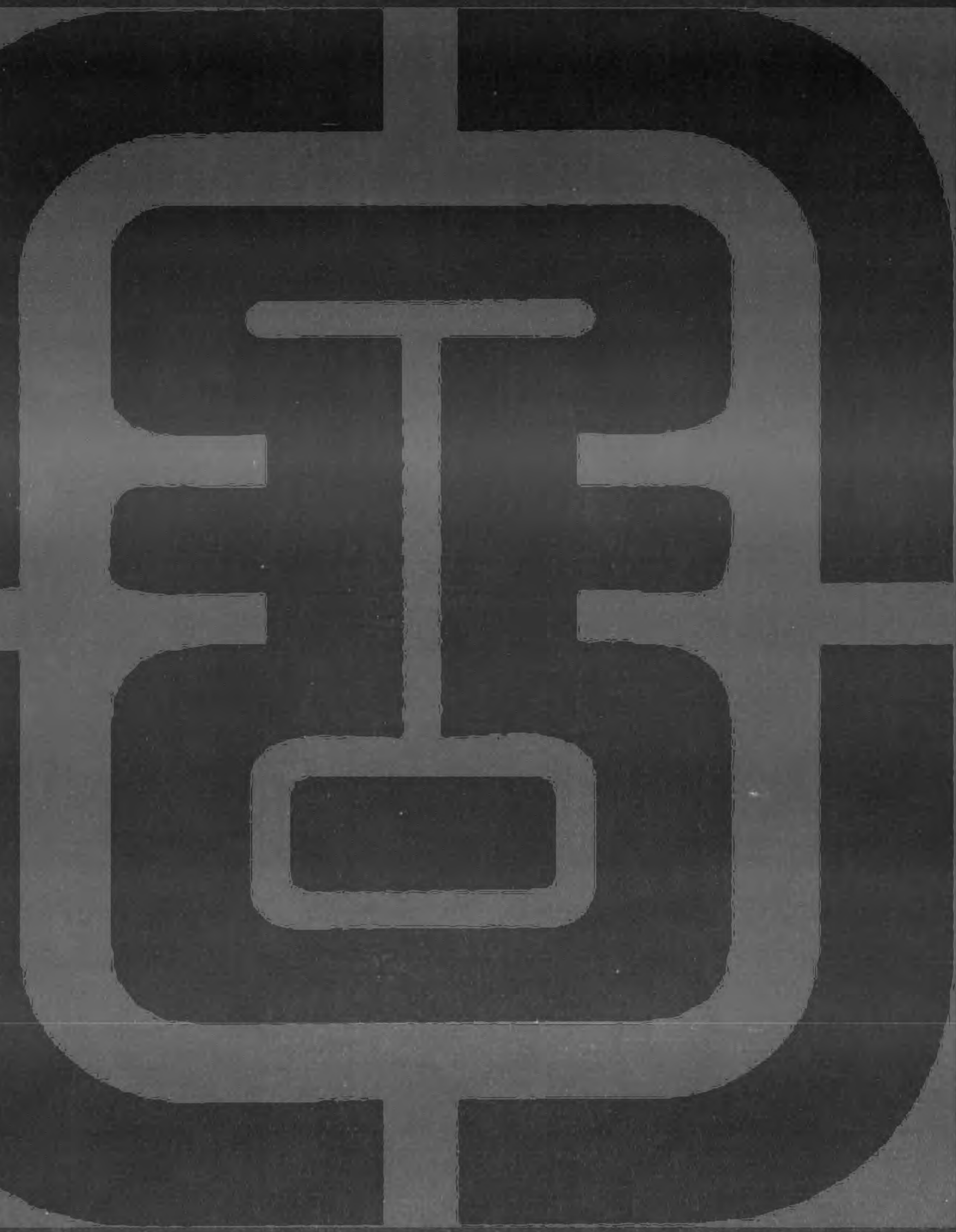


梅溪先生文集

後集三十一
四之二十九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四

小簡

答呂主簿廷

某頓首再拜氣肅晚秋候臨良月伏惟主簿學士百神
交相萬福駢臻某仰竊茲休重蒙記錄謹因回介少布
謝悰不宣

某向寓雪溪獲瞻芝宇千里相逢而遂成傾蓋一樽屢
共而辱與論文念几席之久違荷故舊之不棄遠領翰
墨仰佩謙勤披味以遠感媿兼集

某官斯文老匠後進名師不倦學古之心尤高鑄人之
手聲望煒燁平生知識最多人物魁梧他日富貴何患

行見公朝之薦鴉寧憂小邑之栖鸞願調護於鼎茵佇
翔於臺閣

某比因竊第之還遂適被雲之願特蒙枉顧益見攝謙
別離經時行將命嵇呂之駕會合有日要須聯孟韓之
詩惟是願言併遲面究

某濫被宸恩存更幕府未修謝牘遽拜賀緘蒙長者之
先愧小人之不敏遂有親依之幸尤深忻忭之誠探
禹穴而登稽山願觀古謀泛剡溪而訪安道不廢家風

與王安撫師心

會稽地廣民夥號東南大都會第以連歲灾荒今年尤
甚孟秋之初大風淫雨繼以江濤暴漲飄廬舍害禾稼

瀕海之民死徙者稍多茲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仰惟
入境之初首加訪問下車之始撫字為先上以寬聖君
東顧之憂下以慰越人引領之望不勝幸甚某備真幕
職日觀其事輒敢以聞

與趙侍郎令詔

拜違台範晦朔遽更仰德之誠不忘鑿竊惟視印之
初人事紛冗尺牘修敬不敢輒先雖去思之意不減於
越人而後賀之罪已同於譚子尚冀貸其不敏

某官疏通練達寬厚老成歷四十年之仕途號二千石
之治寔憲閩帥越異績愈彰方當守以用度為憂昇明
公以貨泉之柄中外相賀以為得人昔蕭何轉漕閩中

以給民食劉晏流錢地上用佐中興久無其人惟公是
望輿論攸屬某非敢私比者天降之灾害及稼穡越人
瘠矣得旨賑濟遂獲更生竊知公為上言之活人手段
已見於得君之初也公已去而不忘越越人德公亦將
終身而不忘甘棠勿伐之詠在越而不在燕矣
某以書生贊慕懵無所知仰荷包荒不賜譴斥子犯有
罪猶自知之婁公見容可謂盛德尚矣始終垂庇獲免
於戾威戴何窮

與王舍人剛中

史館舍人道德才猷文章議論真一代人傑也爰從大
對忤意權臣養浩十年卒不為附麗計公道既開平步

館閣茲者正位而掖有識相慶昔晁董蜚聲於對策而
不遇明主常揚得體於制誥而俱非正人夫豈如公兼
備衆美至若子產以潤色有功而立鄭宣公以代言振
職而興唐相業可嘉起於辭令天下縉紳所同望於門
下非某區區私祝也

伏審代言而掖被命為真自代之章輒及寒賤靜惟斯
舉本非虛文前輩達賢引類多在於此爰從近歲茲道
不公不出於觀望則生於請託故上不以實而求下亦
以文而應自非高明特達之士以公道為已任孰肯於
觀望請託之外而舉人仰惟大賢獨追前輩自顧何人
可當公舉獎借過情感媿亡地啓事一封聊申謝臆雖

舉於公朝不當講私謝之禮然待以國士其可以衆人
報耶

答陳少卿按

某前歲竊第行朝遂獲出入門下者數月伏蒙顧遇情
均父兄私心感激無以借喻况獲珠玉盈篋以歸輝映
里閭寵於得第親故相見首以公之遇我者告之無不
欽嘆厚德尚恨未有圖報之所而大旆已西瞻望門牆
不勝依戀

李路鈴至越首拜誨緘之賜累幅勤厚如面台顏伏承
養活丘園日有文字詩酒之樂仰見大君子所蘊過人
朝著山林無入而不自得又蒙欲以所作見示尤荷台

眷之篤將始終教誨成就之也果蒙不鄙甚幸甚幸

答李丞務

蒙示先參政壞記三復流涕仍需挽章感認不鄙恭惟
參政宏才碩學精忠大節凜然當代少見其比雖晚路
為權臣所抑不獲伸其素志然天下公論史官直筆斷
不可誣某輩鄙陋之詞豈足以發揚其萬一平生之所
以尊慕者有不可辭三章謾往惶愧亡地

與張臺法闡

臺法鄉丈茂對新揚檢勅臺憲神相忠嘉台候萬福某
日者伏審光膺寵命喜至於躍念欲即修賀書切謂大
賢進用不止於此日殊擢故少遲之非敢自外於門

下也仰惟聖君求治甚切不為無事吾鄉一二先達致
身臺諫當得言之秋必能明目張膽以慰公論某所以
遲遲而賀者亦姑有待焉敢乞上體眷隆展盡底蕴以
結主知指日大用以福蒼生以副簪紳之望維桑與梓
亦被餘榮

答溫守周侍郎

伏蒙賜以書翰圓緘累幅禮意有加旨酒生羊為貺甚
寵近代先達薦紳以名位自居貴不下賤久矣兼達尊
之二且身為邦伯而禮先於寒賤後學德盛而謙世所
未有顧某何者可以蒙此邪下拜之餘感懼并集

答台守凌侍郎

伏蒙台慈旨某假塗赴闕特有寵賜某竊聞將有遠行
行必以贍雖百鎰在所不辭然可以無取取則傷廉雖
一錢有不宜受獨於仁者之賜輒起小人之貪拜貺以
還感媿無地今祇領到州十千省發路之賜謹用回納

與王運使之望

某官道德政事文章經術當於古人前輩中求之非止
可為今日儒宗吏師也朝廷方以全蜀為重故畀以外
臺之寄恩威五十四郡屹然為國長城以寬主上西顧
之憂豈以蕭何能轉輸劉晏知取予之事而免縉紳先
生耶

越蜀相去萬里不修輿居問又復二年惟拳拳斗仰之

誠不替朝夕去歲邸報中獲觀臺諫列薦之章士夫識
與不識罔不欽嘆門下士喜如之何清資峻秩不足為
先生榮異日特書大書屢書者為可貴爾比至行朝屢
郎中出示蜀中小錄竊知職試文術獲觀約束
知其所得必真才實學相如楊雄三蘇筆一網盡矣省
榜已揭太學得百餘人可謂盛事皆出先生疇昔作成
教導之賜也近年文體屢變學官屢易士子多異論惟
推服吾先生至今無異辭入蜀以來聲聞益著朝論翕
然何大諫諸公稱道尤力召還必在數月間某或未以
罪去復有振衣之幸矣
某晚學不才試吏越幕自謂必以瘠曠獲罪誤蒙郡帥

王書見知嘗薦僚屬四人于朝以某為首然某亦佩服
先生之教在越兩載不敢以一字違廟堂諸公臘月七
日終更當日挈賤累還鄉欲屏迹山林以安愚拙不謂
叨被誤恩有校讎冊府之命退惟僥冒實出先生平日
齒牙餘賜第切媿感穀日離家二月初至行朝供職已
半月賤累猶未來也汪聖錫為少蓬尤厭士論館中皆
一時英雋某廁迹其間葭倚群玉媿不自矜先生顧
素厚必有以警策不逮俾終為善類之婦幸甚
某比因廷對尤荷今四川制置王文見知代言西掖舉
以自代自惟疎繆声迹沈下仰蒙特達感激不已以國
士見遇者惟吾先生及舍人文二人今皆在萬里故某

歸依慕用之誠尤在於蜀也閻梁二同年試吏兩川帥
幕閻質直梁俊邁皆蜀中佳士獲茲事大賢必蒙厚遇
劉韶美官教在會稽遊從甚款自謂受不於先生語必
慨然葉樞至越見之大以為奇延譽諸公今亦移行朝
供職矣先生行將大用薦賢報國尤所當先閻察推老
矣當不待終更而薦之可也輿論所欲非某敢私

答曾知郡汪

某官人物不群才德俱邵學術通倫類而無入不得儒
雅飾吏事而所至有聲南州之政已聞北闕之詔將下
豈茲小壘可淹大賢輿論所期非某敢私祝也
往歲某官吏隱樂清主盟鄉校某獲執經與諸生之列

最蒙不以碌碌餘子遇窺奧境而知所歸皆我公博約
之賜也違去二十年兩遭家難屢困場屋聲迹沈下逾
遠門墻尺書修敬莫克自致於千里之遠媿媿負負何
以自文然景山仰斗之誠初未嘗一日替仰惟高明宏
博必恕其不敏而亮其無他臨紙悚懼不自已已

與任安撫古

某官全名大節凜然超絕昔人前輩之上乃者持風憲
肅朝綱忠言讜論屢批逆鱗奸邪寢謀盜名器者為之
膽落議者謂雖漢汲黯唐魏鄭公國朝王元之唐子方
諸公殆無以過直道不容一毫曲守有識之士咸為清
朝惜之然聖主圖治方銳急於覓賢端人正士決不可

久外宣室之念正深
某叨被誤恩校讎冊府
其叨被誤恩校讎冊府
獎拔之賜寧不知感第
約以慰平昔慕用之誠
容口柏臺蓬山至今有
光吾道甚幸名教甚幸

答趙撫幹伯楷

荐拜劄翰之辱如對標
歆伏審蓮幕風高贊畫
塵記錄蝸蟬風味不惟
君會稽固不易得錢塘
又絕無之臨食必起故
鄉之思

興與鱸尊同但不能如
吾老饕媿感俱不少也
閣可與南山同入眼劉
子政乃天祿閣中人豈
倦之忠久屈于外耶

與任提舉文薦

某官以直道立朝去非
榮持使節作外臺之耳目
聖眷方隆茲實大用之
已隆天氣正炎濇雨未
某仰視台照輒有塵稟
太學有聲後困場屋遂
俯就恩科其人極有士
行為鄉

里所推前任建昌尉以清白聞今任興國軍司理秋冬
間赴上賈安分自守不求知於人然某官方以人物為
心不敢不以其名聞也又親戚劉鎮者戊辰榜中乙
科其人學問工詩文通曉吏事見任洪州司法登第
一星餘尚困選調今皆獲超事大賢深為之喜儻蒙提
挈成就甚幸甚幸苟非其人某亦不敢妄舉

與王總領之望

制中去蜀如在天上不修興居狀又復一年惟是萬里
斗仰之誠不替朝夕幾對至臨安出所賜書欽閣以還
感佩謙抑去歲聞石命某喜尤不自勝謂即有瞻拜之
幸既而政除輿論殊鬱蓋朝廷以蜀為重姑留大賢然

議者謂汲長孺當在朝不當使之在外也近日廟堂設
施皆合人心如張右相胡邦行自使凌汪二公為天官
豫章宣城之除無不稱善縉紳日俟先生之歸便當為

治裝計

某竊食遶山日虞罪戾茲蒙誤恩備負佐讓退惟僥冒
實先生疇昔獎借之賜第增感激然某去冬輪對妄論
時事初自謂必得罪聖主寬容不惟不怒且畧施行其
言既而館中諸公相繼論列上一一開納但側目者衆
迹不自安某與馮圓仲一一同舍皆請外廟堂不旨敢
奏葉樞以其事聞上俞宰執俱不容去某以求去得遷
力辭不獲今亦不佳為乞養請對為一果遂所願甚

幸甚幸先生知遇有素遠名譽榮華終不為小人
之婦以辱門下其為幸也夫其
幾於被辟益見先生之愛之為國門間無不欽歎萬里
之行良勞第恐坐席未暖必隨台節而還也鄭正祚教
授昔在上庠獲預其選之列久與幾於游今相隨入蜀
切望周旋關梁二國弟近得書皆荷知遇間又蒙以四
條首薦尤感激也近館職甚缺真次第皆召試矣主上
聖德日加陳丞相有容德頗收拾人才臺綱稍振陳應
求副端排擊奸邪保全善類尤為士論所歸乃汪端公
薦引之也用劉信於逐劉寶皆近日可喜事其他事體
幾於能言之

答王舍人佐

別大君子凡三年相去二千里之遠修敬不先下拜誨
緘之寵者再矣舍人不以先達自居而謙德如此其晚
進乃敢疎怠尚何以自文耶某比備數館職與二三同
舍日以時事為憂初欲同上封事未果會嘗輪對邊各
以已見獻某最山野狂妄尤甚上寬大能受盡言不惟
不怒且畧施行之但左右前後瞋目切齒者終不相置
某自去冬求去劄子凡數十上凡八閱月始遂所請然
區區之意止是丐祠廟堂乃委曲如此出自望外闕期
近在九月間當復申前請以遂所志不復詣仁者之旦
日俟舍人文零陵報政過歸廊廟公道復行清流增氣

某已掛之冠當復拜矣

蒙示兩紙論列時事仰見舍人文天資忠義過人遠甚不以身外而忘愛君憂國心也三復以還欽嘆不已某以五月十八日離行朝至述中閣次日有虜使失禮事中外咸懷主辱以死之恥况官穹祿濃者當如何某方屏迹田野雖黜陟不知理亂不聞不復開口及時事然賦畝惓惓之誠猶前日耳况舍人文受明主之知膺千里之寄宜其不能自已也來書所說荆襄雷化事此豈細故耶梁父賢者方居言路不可不以告之

與洪檢詳邁

比獲識檢詳難兄弟于朝讀佳偉之文聞正大之論知

天下士在一門也又辱為檢詳同舍之末荷知良不淺臨行既勤餞送仍寵以詩章歸橐有光感激無已違去數月斗仰不忘需次弊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祿而卧病未能遽行復申祠請實非獲已儻蒙台念見廟堂諸公曲賜一言俾遂所求不勝至幸

與杜殿院起莘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臺端天子親擢正人中外莫不相慶竊聞殿院文排擊姦邪保全善類饒君子不饒小人果踐平日之語某受知最厚贊喜巨量更冀盡摠素蘊益振臺綱以滿中外之望

與吳察院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霜臺朝登正人中外胥慶拜違台
範垂三十年雖修敬有稽而仰德不替比聞召環真成
不寐之喜然君子未來而小人已去道出發女日伺騎
音竟不瞻際悵望何已某蒙恩補外需次還鄉方幸息
肩官司來督赴任雖貧居急祿而多病未能遽行遙望
門墻倍增依慕

與汪侍郎

某入館之初侍郎丈以先達儒宗為蓬萊主人遂獲朝
夕趨隅以聽博約重辱顧遇不後同輩臨行又蒙餞別
之寵晚進不才何以得此拜違數月斗仰益厯需次弊
鄉偶成見闕貧居急於得祿便欲奔走就職緣冒暑得
庶得在家醫治少延殘喘不勝感幸

與凌侍郎

景夏

某備數冊府獲識侍郎丈於朝望儼然之容聞正大之
論知朝廷之有人三十年盛名不虛得也謙恭下士真
有前輩風某愚不入時獨蒙顧遇臨行又辱寵餞禮意
有加晚學不才何以得此於大君子私心感激不自己
已違去數月斗仰弥厯需次還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
於得祿而卧病未能遽行復申祠請實非獲已已懇汪
丈為告廟堂更告侍郎文曲賜一言俾遂所求幸甚

與劉察院度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霜臺大用有階善類相慶其晚學
不才濫游冊府獲親炙者幾二年薰濕粹之容稔忠厚
之論知君子所養過人媿僕輩匹夫之賤每蒙推誠願
遇警策不敏臨行惜別著見顏色既勤飲餞又寵以詩
章誦小小林園意自憐之句覺松菊之有光也違去數
月夢寐不忘自聞新除喜不自己近朝廷去積年巨惡
大快輿論天下知臺諫之有人矣

與陳侍郎俊卿

光膺宸命榮陟從班朝登正人中外相慶天子欲其居
獻納之地天下知其為大用之階有識君子惜其去風

憲之早也某晚進不才素蒙知遇天資狂妄尤荷保全
去遠風墻不勝依慕

與汪中丞

伏以中丞負王佐才為長御史以暴公子之威名而持
斧以裴中立之德望而視師風采所加華夏咸聳悍將
為之落膽狂虜不敢貫弓一正天下如其仁不有君子
其能國大夫出利國家安社稷茲其時哉宰相上佐天
子理陰陽執先公者某受知不淺贊喜為多方苦癢痾
之侵復伸祠佚之請望墻墻其愈遠瞻履焉而莫遑想
旌旆之已旋諒紀綱之益振倚頌大拜續走賀緘

與趙安撫清卿

某晚學不才備數冊府最蒙安撫待制文顧遇不淺臨
行又辱寵贈禮意有加然待制方以清白表率縉紳某
不收自處於傷廉之地雖不拜賜而感激未嘗自己拜
違數月仰德益勤需次弊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於得
祿然為多病所困輒復丐祠愈遠門牆不勝依慕

與梁司諫

某愚不入時獨蒙司諫文特達知遇狂妄之迹賴以保
全臨行又拜清白之貺拜違數月斗仰不忘竊聞司諫
危言讜論排擊奸邪天下咸稱為真諫官莫不想望風
采樂道人之善人之常情也况某受知不淺喜當如何

答陳侍郎正同

某自巾角學讀書聞先生長者之論知欽慕忠肅公之
為人去春怱怱西邁一物不暇將獨携温公忠肅二畫
像而行尊堯集雖熟閱之每以不見全集為恨茲辱頒
賜副石刻既慙冠下拜遂撥置群書朝夕欽誦真可
與日星爭輝非照乘珠比也

答温守徐侍郎

茲聞力請千朝已遂祠佚方與邦人同結去思未遑
拜遂奉貶誨仰佩謙冲其嘗嘆近世人才少有全者或
吏才長於治郡而名節無聞或名節著於立朝而政事
多短獨侍郎文昔持從案天下稱為正人出守海邦人
咸謂自有郡以來未有賢明太守如侍郎者非某之私

言也承台旆取道樂成當奈何處登時伏道左與攀轅之列

與溫守莫郎中伯康

某官天賦材猷家傳吏事籍甚之譽鶴著簪紳 聖天子方以外治為憂故輟自摧蘭出分符竹踐揚中外無適不宜顧東嘉小郡豈足以屈大賢第以先大監遺愛著在千里人心甘棠且猶愛之况其子耶民望使君之來久矣想不勞而治也然朝廷需才方急指日名環行見卧轡攀轅又如三十載之前舊使君之去也

答湖守陳郎中之茂

拜違一年又半矣千里仰斗之情常在夢寐中也往五

月去國行色忽遽不及以書告違還家許久去郡城稍遠無雲川便又不獲修敬媿媿負負何以自文不謂長者不以其愚不肖遠勞記憶賜以手書盈幅諄諄情辭備見如前日在道山侍几寫承博約時也喜如之何弊鄉去湖雖遠而知郡文政聲籍籍著人耳目比得莫子齊書言吾丈去歲修城今又大忠烈廟皆有碑刻文章政事於是兩全某謂此乃通才餘事其好善嫉惡之性曾中耿耿之奇議論慷慨名節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可也某雖晚進不才辱顧遇良不淺比見送馮圓仲序復及小人異日遂可託太賢之文章無不朽矣圓仲之去可惜然於出處無媿吾徒之幸元章半月之款想之

以破顛一好漢如此不容於時何耶杜起莘盡言而去
士論甚休亦一時館閣游從盛事也某屏迹山間是迹
不到州縣闔門二百指飯雖不足亦頗能忍窮有小小
園林足以自適惟賦畝之心惓惓猶前日耳未能乘桴
從游踐送別之語臨紙不勝依依

與永嘉南溪國朝宗

某作別翰年不廢思仰自竊第歸鄉念欲一見異邑之
阻頗無由遂秋杪微寒伏惟文候萬福近朝廷行兼經
最優春秋吾友記問素契於場屋尤利來春有補切宜
勉力某易任會稽旦夕成行他日行李過越切望見訪
少晚術士劉孚先談命頗奇中覓字求見幸一過之更

望改器者有可貴者本廢之意也會合未期望為遠業
如受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五

手劄

與陸會稽修曹娥旌忠廟

此以忠孝二廟精誠為懋已蒙重諾忠孝臣子大節人所難能二人遺蹟皆屬會稽可謂千古盛事修廟崇祀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俗吏第以科催為急簿書獄訟為先自非吾儒孰肯留意於此聞曹娥廟已命工矣旌忠之修費亦無幾不可復留以遺後人切望亦念某嘗題曹娥廟及近撰會稽三賢詩併寫上呈

與江山陰修懋孝廟

此以修懋孝廟為懋特荷不外旌忠之修已委陸會稽

矣忠孝臣子大節死者人之所難祭孝子以布衣能為人所難能之事有足嘉者而廟貌不稱深可嘆息修廟崇祀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切望留念某近撰會稽三賢詩感孝廟居其一為併錄上呈

與趙安撫乞降祝版祀上虞舜廟

據上虞縣尉陳迪功劄子稱本縣有帝舜廟一所父老相傳自置縣以來即有此廟無縣有舜井象田百官等處古跡至多而一方水旱疾苦有請於廟無不應合在祀興欲望台慈詳酌許令本縣每歲春秋備辦牢醴從使府給降祝版遣官致祭少為大功德之報本縣近已具狀申府欲乞施行

與邵提刑

某茲者伏遇提刑郎中親乘使軺按察列郡某輒有已見畫一具聞仰助澄清乞賜台覽

一伏覩 主上躬斷以來寬恤之 詔下無虛日然而

實惠未孚于民者蓋由守令不能奉行之弊昔人謂徒掛牆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 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畧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况欲被其惠邪今欲乞軺車所至盡錄比年寬恤 詔條榜示通衢使有目者咸得而觀其郡縣官吏有不張掛與徒掛而不奉行者首加案劾庶使朝廷實德下及元元

一伏觀 主上慎刑恤獄之意雖堯舜成康無以加然而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郡縣無循吏而囹圄多寃民切見州縣間常置禁曆二一日正禁二曰寄禁每遇監司入境止將所鞠重囚書正禁曆其他囚悉附寄禁仍將所禁之人拘置僻所使不得声寃又多令吏率防其親戚使不得告訴俟監司既去囚禁如初今欲乞所至州縣榜示道路如有藏匿罪囚許人以告及搜索二曆備閱所禁之事取一二件親賜鞫問庶絕寃枉之弊

一伏觀 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今之所謂守令者專務催科殊無撫字之

意蓋催科自有常法豈在以速辦為能官以未及期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擾輸納之稅未入於官府勾呼之費已歸於蠹吏則知以催科取辦者初無益於國而有害於民然此亦非特守令之罪蓋緣曩日監司多以催科責郡縣而不以撫字為先今欲乞所至郡縣訪問士民如守令善撫字者雖拙於催科必舉不能撫字者雖健於催科而必劾如是則郡縣皆循良之吏天下無凍餒之民矣

一某每見州縣間凡遇監司經由多有士民率衆投牒舉留守令者茲非出於民之本意也蓋由時官自知其無善治恐見劾於監司遂密遣胥吏喻鄉邑之豪

族與士人之職于學校者唱率舉留士民亦欲以此
交結時官求此門戶遂粉飾虛詞指無為有監司初
不知覺乃以不賢為賢從而舉之為害非細今欲乞
於入境之初觀風問俗考其治迹賢否可知如有士
民妄有舉留者稍加懲治以革欺罔之弊

一伏觀 主上躬示敦朴為天下先近日尤嚴銷金之
禁似聞遠方弊尤未革蓋有以裝佛為名而州縣不
能禁止又有以銷鑰為名而亦莫辨真偽今欲乞申
明金翠服色之禁并裝佛銷鑰之弊革之以贊一人
之躬行以厚天下之風俗

一切見瀕海郡縣鹽為民害最者昔州縣科鹽自有定

額其後有培克聚斂之臣提黃海之職者倍增數目
以為民患縣令兼鹽場之任者又從而增之以僥倖
功賞胥吏因緣為奸與鋪戶相見為弊於所增額外
多數以科民間累經臺部監司投牒陳理而郡縣多
端壅隔其弊革去今欲乞委賢明郡守清強官屬根
治胥吏痛革多科之弊

一每見監司按察州縣官吏遠出迎送所帶人從非一
多為保甲寺觀之害今欲乞禁約官吏遠出迎送之弊
一每見監司按察隨行人吏所至騷然誅求之害甚於
狼虎今欲乞嚴行約束以絕騷擾之弊

右州縣之弊非一某姑陳其大畧蓋久處閭閻目見其

事所陳八弊亦皆利害之大者儻有可采願賜施行

與安撫論張侍郎論魯六傷犬

契勘張侍郎論魯六等傷犬事蒙判魯六勘杖八十其切見魯六傷犬事涉不明廂界供証出於符合張侍郎官居侍從心明法律必不肯以一犬之故誣害平民今來若將魯六斷罪事屬無辜深恐議者謂府屬觀望輕人重犬不獨某坐誤斷之罪其於張侍郎名德亦有所損所有魯六勘案尚未敢書伏候台旨

與安撫監司論災傷

茲者伏見火災流行大風淫雨繼以怒濤漲為害甚茲甚今據上虞縣供申有滄死者一百六十八人飄蕩屋

宇者四百五十三家逃移者一百二十七戶禾苗腐爛顆粒不收人民困餓號泣待盡兼聞其他諸縣皆有災傷除上虞縣供申外其餘並不見申到深恐邑官坐視不以恤民為意欲乞行下諸縣令各具災傷申聞仍與措置賑卹及乞以上虞等狀申聞朝廷以廣 聖主畏天災卹民隱之意某備員幕職不敢不聞言涉枉妄皇恐死罪

與都提舉論災傷賑濟

某伏觀今歲風水災傷浙江之東越為最其上貽 震念特加賑卹某今有已見輒條具如後乞賜詳酌施行一本府有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稅租等數目非一

今歲既不登民方艱食一年常賦猶無以輸積歲逋
負何從而出款乞敷奏 朝廷將積欠稅租推行倚
閣俟來歲有秋仍舊輸納庶俾一郡生靈均被大惠
一切見本府訟牒私債居多往往其間不實者半蓋緣
受理之門既啓虛妄之訴遂興至有增數目以索判
賂胥吏以買直所負無幾所廢不貲今歲方凶荒救
死不贍若加以私債訟牒之擾則民之流亡餓路者
必多款乞敷奏 朝廷應新舊私債不問多寡並權
放一年官司不得受理俟來秋豐稔依數盡償庶使
貧民不致重困

一災傷去處蒙 聖旨將義倉米賑濟仁恩廣大萬姓

鼓舞某猶慮諸邑人戶有逃移於未獲 旨之前不
知今日有賑濟之恩者或賣為奴婢或流為乞丐或
匿為鼠竊殊可矜憫款乞台慈委諸令佐廣行告諭
招誘復業如家計物業悉已破壞仍重加拯救無致
失所以廣一 聖主勤恤之意

一風潮所壞海塘如前日上虞縣陳請之類依法食以
食利人戶修築今濱海之民既被災傷富者困乏者
飢况工役廣大必難取辦於食利之所不免役他齊
之民然又不能無怨款乞台慈委自今佐或以官粟
或勸誘富民隨多寡出穀或米日給升斗以顧之仍
諭食利之戶時加犒勞方艱食之秋民幸於得食而

不憚於出力雖非食利之民亦必欣樂就役而不
如是則修築之功不日可就

定奪餘地縣和買

轉運司判下餘地縣百姓魏皋等狀理本縣和買不均
之弊某等索到八縣所具和買利害一一有詳其餘地
縣所有不均屢興詞訴者蓋緣本縣以第一等止第四
等科和買而第五等不科物力及三十八貫五百文者
為第四等三十八貫四百九十九文者為第五等由是
狡猾人戶與鄉胥相見詭名隱寄減下等第自經累至
今方及十年物力走弄已及一半目今所管物力比經
界之後物力其上四等戶減退八萬餘貫流入第五等

戶其上戶所科和買比舊每匹增八尺以上上戶加少
而和買日增下戶加多而和買不及非緣昔日人戶多
富今日人戶頓貧其弊實起於規免科數多端隱稅法
今雖嚴不能禁遏詞訴之興蓋生於此切觀紹興十三
年 指揮比年上戶規逃物力往往折為下戶高者既
降下者遂升今後自第一等至第五等均數以絕增減
之弊又觀十五年戶部劄子欲且從第一等至第四等
科數以優恤下戶又云州縣逐處事體不同有以物力
及百貫以上為第五等者有以十貫以下為第五等者
如土令第四等以上科數物力少處實受其利物力多
處又却併在四等以上却成偏重欲下轉運司今州縣

相度隨宜措置科折某等切見本府八縣其會稽山陰諸暨餘姚四縣和買遵十五年 指揮止科及四等而下戶不科其嵊縣新昌蕭山上虞四縣和買遵十三年指揮並科及下戶亦各無詞新內新昌嵊縣以物力十五貫以下上虞以二十貫以上蕭山以三十貫以上今餘姚縣百姓所理會和買不均及詭名減戶之弊除欲以田畝科不可施行外欲乞准十五年 指揮隨宜措置可於新昌嵊縣蕭山上虞四縣中斟酌高下用二十貫以上和買無得其中既有外縣已行之例又合相度隨宜之法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下實多詭戶其弊可準二十貫以下者實係貧民不害優恤更合取自指揮

施行

定奪阿何訟陳友直

契勘阿何訟陳友直不孝事陳友直狀稱阿何係其父感之妾其事已具案牘中阿何與陳盛以不正合係妾亦明然在禮法中有嫡母庶母所生母乳母妾母阿何雖非陳盛之妻然在陳氏之家已兩有所出其陳盛當溺愛之時亦嘗以妻禮遇之某按春秋之法其父有以妾為妻者先儒論之曰以妾為妻之罪其父當尸之然父以為妻其子不得以為母又按禮記內則父母有婢子父母沒身敬之不衰父母所愛雖父母沒身不衰今何氏雖為陳盛之妾其陳友直當以妾母之禮待之

有敬而不喪之義又按春秋婦人有三從在家制於父
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以嫡
母之尊猶有制於長子之義今阿何係陳友直妻母其
家事不得自專出入當有所制今欲乞台旨押阿何歸
陳氏之家守孝俟其服滿如欲改嫁則從其便其所生
子當育於陳氏俟其長成依公分折陳友直當以妻母
之禮敬待阿何不得故有凌辱其家事當由陳友直營
掌阿何不得自專庶於經於律皆無違礙

定奪梁謙理分

按梁綵有子八人內將一子與後弟綵為後是為梁謙
綵死之後七子均分已及子有七年今據梁謙狀稱其

所養父綵既死其所生父綵尚存之時所養母尹氏曾
遣婦宗合作八分析產其兄孝廉等供稱謙不曾於父
在日端宗燕已受所養之家物產不當分所生兄弟之
財今梁綵與尹氏皆已身死謙婦宗與不曾婦無所憑
據按禮經為人後者為之子又按律諸養子所養父母
無子而捨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無子者聽人
按紹興令諸為人後而還本生者聽注謂自欲還或所
養父母遺還者今許自欲還蓋謂本生無子或所養之
家已有子也許所養父母遺還者義亦如之今梁綵既
無別子况綵所出甚眾謙義合繼絕不當婦宗尹氏既
無所生亦不得遺謙還綵以絕夫後謙既不當婦宗則

亦不合受所生父母之產向來提刑司簽廳所定於律
已當然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謙繼對父之後固不當歸
家至若分產則當處之以情可也緣梁縵死時謙年尚
幼尹氏典賣其夫物產從而改嫁破縵之家非謙之罪
今謙所生兄弟皆富所養之家已貧謙既失所無歸兄
弟義當憐恤又按今諸分財產而眾議頗多與同分之
人者聽此蓋聖人緣情制法以開遜義之門今謙與孝
廉等本係同父之親而有貧富不等之患雖謙出繼對
之後不預同分孝廉等念父恩義當願與今致乞送
縣告示孝廉等七人將原分到產業每人若干比並謙
見管所養之家產業若干七人中各出產業接謙見管
爭競之風

真趙安撫詳定奪

產業如七人元分之數均退與謙其七人浮財恐係分
後增置即不許分退孝廉係是長兄身仍鬻爵合倡率
諸弟遵願與之今濟同氣之親謙仍舊繼所生之後不
得歸宗以絕縵祀庶令梁氏一門稍知孝弟之義少息
切見近日下狀之人多於狀後乞送某處定奪者以兩
爭未決務在依公非下狀人可得指定切慮其人與某處
人更預有計弊妄意指乞今後如出自台旨送下定奪
者某當勉強理會不敢以不敏辭如下狀人妄有指定
即乞判送他所庶絕情弊

與王安撫

蒙台諭令撰二劄子不敢以鄙陋辭勉強承命乞賜斧
削乃幸 殯宮頓年興修震驚陵寢幽明不安公私受
弊蓋緣奉行者外以崇奉陵寢廟為名內有僥倖恩賞
之意遂將已成之宇撤而更造不損之器毀而更置不
枯之木拔而再植其害非一端也去歲大修本府官吏
頗有起貪功望賞之心妄生事端者某目擊其事而不
敢言每思若一日獲迹清光當首論之雖死不避也尚
書受 主上之深知奉陞辭之玉音為越人之師帥者
無惜為 上言之干冒台嚴皇恐死罪

與橋道頓遞使董侍郎革

某竊聞柱歲 徽宗皇帝梓宮御舟所至凡津梁堰閘
並不毀壞今來伏聞 大行皇太后梓宮御舟比舊加
大城門橋堰之類勢不免毀某親見奉使侍郎言日者
奉請以梓宮行甲方為利然毀民居多 皇帝惻然曰
茲豈求利耶特命行乙方 主上仁孝之德愛民之心
如此臣庶感激至於流涕某夙意欲乞侍郎申奏 朝
廷今來祇備梓宮御舟其丈尺之數乞依柱歲 徽宗
皇帝御舟之例庶免毀壞以承 主上皇帝仁孝之德
以遵 大行皇太后慈儉之訓不勝幸甚某郡幕下僚
妄議大事罪不容誅俯伏以待

與直講史侍郎

某輒有少稟皇子初建天下拭目以觀盛德郎中直講以正人端士居師友之職宜以經術正其心以古今治亂興亡之迹為之勸戒養成器業以副一人付託之意如作詩一事乃書生氣習於道德亡補姑可置之舊日篇章尤不宜播之於外恐為人所議凡百要須慎重庶無悔吝其蒙建王顧遇不淺且辱郎中厚知輒獻區區幸恕狂妄冒瀆之罪

與宰相乞外任

某仰沐陶鎔備員中秘雖妻孥相隨竊食而二弟皆在鄉閭累重家貧難以提挈於某私計實為不便欲乞在外差遣以敦手足之愛伏望鈞慈特賜敷奏

再與湯右相

某前日面投劄子以私計不便欲乞陶鑄在外差遣未蒙敷奏切念某所乞實非得已今主聖臣賢朝廷清明多士彈冠咸謂時不可失况館職最為清選某以不才竊食其間豈所願去實緣私計有所不便兼賤軀自八月間得肺疾至今痼嗽不除亦欲就外以便醫藥伏乞鈞慈早賜敷奏得一外任或岳祠差遣不敢有擇庶俾一門俱受保全之賜干冒鈞嚴某下情止任激切戰懼之至

辭建王

某比蒙誤恩備員小學教授曳居半載仰沐王慈顧遇

有感激無地第媿不才殊無毫髮之補今朝廷擇賢
而代與論咸稱得人三觀察天資俱粹美佩服義方學
問日進茲復得賢模範顧未易量剝為贊喜其比屢求
未獲今復濫遷聞命驚懼方力辭免無繇躬詣王屏
稟達下情無任依戀之至

辭三觀察

某獲與游從已達半載自媿不才畧無所補遽成違遠
剝用瞻依教授劉國博老成醇厚蓋佳士也師友得人
尤為助喜某濫遷小著方此力辭而別無從敢冀仰体
王慈力學自愛勉修忠孝上報君親某不勝區區之禱
與陳左相辭免除著作佐郎

某伏准省劄除某為著作佐郎仰沐鈞陶感激亡地某
比緣私計不便屢入劄子乞外差遣未蒙敷奏今求去
得迂聞命驚惧不能自己款乞鈞慈曲賜矜恤特與奏
聞以寢新命庶使愚分稍安獲逃罪戾不勝萬幸

與陳左相辭免除命乞外任

某昨曾冒瀆鈞嚴辭免除命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迁
心不遑安非敢矯激雖小官不當辭職在前輩亦有故
事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乞外任劄
子併賜施行

再與陳左相

某昨再瀆鈞嚴辭免除命伏蒙鈞旨以某官不當辭不

與敷奏某有懷未盡須至再陳竊謂小官雖不當辭在前輩亦有故事至和嘉祐間王荆公召除館職及命修起居注皆力辭不受當時非獨在下者能辭在上者亦容其辭荆公雖立朝事業不滿人意至辭受之際君子不以為非世謂王荆公辭小不辭大司馬溫公辭大不辭小荆公辭小固無可議不辭大則為可罪溫公不辭小者但謂小不必辭不謂小不當辭紹興初張侍郎子韶為著作亦以求去得遷辭至五六遂得外任惟秦太師當國不容士大夫辭職及求去習以成風遂至今日有辭免者則以為立異有求去者則以為沽名但云官不當辭不問事之可辭殊不知古人進退辭受惟問義

理如何前輩故事不問官職高下某今來所辭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迁心不遑安非敢矯激伏惟僕射相公以道義事君以忠恕待下念某以私計不便而求去以求去得迁而力辭曲賜矜憐特與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節次乞外任劄子併賜施行

與宰相論災異

某謹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即今之正月也穀梁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劉向曰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

為害也。今月十五日戊子大雨雪而雷聲繼作。識者憂之。春秋之時八日有變而聖人書之以為異。今日之間雷雪併作其為災異比春秋為尤甚。雷作而雪止是陽能勝陰也。雷作而雪益甚是陽不勝陰之明驗也。惟主上仰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寬細民遣郎官以決滯獄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逮今且十日矣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弥災耶。某竊謂春秋所書必有事應先儒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之語不可不察。夫陰為夷狄為小人為宦官女子為群邪壅蔽上塞下聾之患。天心仁愛吾君出災異以警戒之者其在乎此。僕射相公居燮調

之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春秋災異之說為筆力言之。進君子退小人內修闕政外備強虜開言路以通下情閉陰縱陽以弥天變。勿以天道為遠聖人之言為悠悠而不之畏也。某比因輪對狂妄日虞罪戾因宜封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蓋區區憂國之心不能自已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雖由此獲罪固所不辭。千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惧之至。

與汪侍御

某竊聞虜人千乘萬騎南牧中原迂都汴京窺伺淮甸中外洶洶咸以靖康覆轍為憂况侍御長風憲任言責其憂國之心當如之何。某采之輿論咸謂禦敵之策莫

如用人而人才可為今日用者莫如張和公劉太尉劉
已易鎮京口亦可以當一面矣和公雖放令自便而猶
未起廢伏聞侍御前日嘗於榻前論薦人才而屬意和
公士夫傳聞莫不相慶第不知果能上回天聽否亦嘗
指其姓名而力言之否如天聽猶未回侍御或未指其
姓名當率諸公再對極力薦之如古人之進賢不進不
已
主上好謀能聽侍御言聽諫行第恐不言不惠不
受萬一不從則去就當自此決不可微啓其端而遽然
中輟也某竊謂今日急難之際人主正當棄瑕用才人
臣亦當棄平日之所惡而薦可用之才今之人才固有
可用者矣然往往不能無過朝廷以其常經則後臺諫

論列而不敢用某區區之意欲侍御首以棄瑕用才之
說上告吾君且云雖經臺諫論列而才可用者仰大臣
侍從薦之不以過而廢才侍御既以身率之諸公必從
而和之明天子必從而聽之如是則人才輩出可以制
千里之難虜雖強且逼有不足憂者矣今日可言者無
如侍御當言者無如侍御某誤受侍御之知是以敢進
蒟蕘之說以為開陳獻納之助伏望采而用之以幸天下

與汪侍郎

某昨晚與馮真仲同詣台屏不獲瞻望第深景仰即日
伏惟台候萬福某迫切之懇仰沐台念前已蒙廟堂相
許朝夕俟命昨得薛季益報又稍遲似聞左揆之意謂

王嘉叟方去不款又將某文字上嘉叟以上書而出某以私計巧祠事体不同燕自去冬屢請至今未遂丞相愛惜士類意固甚善然君子愛人以德與其留之以竊祿不如使其善去以保全之况某晚進不才在朝人中最為碌碌進退去留不足以為多寡今諸公求去者甚多其款何苦於某乃獨作難某於要路諸公無一可告者惟侍郎又矜憐有素故不免喋喋以告切望早賜一言以贊其決庶令寒賤免致顛隳戴德之誠寧有窮已

與二相乞祠

某自去冬以私計不便及苦痰嗽之疾款乞獄祠以便醫藥節次入劄子及屢嘗面稟雖已蒙鈞諾至今猶未

獲命當聖賢相逢群才並進之日某備員佐著事簡職清豈不願留以苟寸祿實緣久苦賤疾有妨職事私心迫切不能自已欲乞鈞慈速賜敷奏陶鑄岳祠差遣一任感戴無窮某下情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與張佐司

比聞盜竊樞柄甚於陽虎取寶玉大弓公首摧其奸與先正忠獻公斬范瓊曲端等何異天下無賢愚遠迹莫不稱快知大賢之有後况我輩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真可為社稷賀也某卧病半年曰與死迫忽被誤恩已力辭身更望力賜一言俾遂所請甚幸甚幸

與虞丞相

某抱病卧家久廢朝謁憤然不知時事昨晚忽聞左司
張栻差知袁州不覺驚駭朝廷除授固自有意非其所
得知第以栻之學問操履舉皆過人在今朝列少見其
比使之密侍經幄必能以直道啓迪聖君使之治剽剽
煩亦能處紛擾而不乱况其直声已著中外稱賢一旦
外除有識無不短氣朝廷舉內修外攘之政正當愛惜
人才相公以道事君尤宜留賢自助敢乞於操前力賜
主張令栻且留舊職庶幾釋中外之疑伸善類之氣某
素蒙相公知遇常願少効涓埃屬以疾病侵陵亡從躬
伸賤悃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輒此稟布萬一伏乞鈞察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五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六

記

妙果院藏記

紹興戊寅春潛澗寶印師傳天台教于永嘉妙果院未
幾有尼文贊來施寶藏直萬金緇素咸悅潛澗師走介
致書于越命某記之某嘗聞吾儒中有二大善知識曰
東坡居士曰王荆公俱以文章名世然其道不同終身
不相悅及東坡記聖相藏荆公深嘆服之蓋二公俱深
於佛故能賞音作者之手識者之眼不可相掩也如此
某書生也於佛學素否通曉其將何說以發揚之然於
潛澗為猶子義不可辭抑嘗聞佛之為教矣其說惡貪

而喜施與吾儒同然其徒多好人之施而不能自施失
佛之意遠甚今是尼也富於財積而能散生平植福之
施動以千緡計又整衣鉢以製是藏百寶莊嚴極其工
巧卒不自有而歸之妙果可謂善施得佛之遺意矣然
施易爾不妄施難是藏之成也求之者多咸莫之施妙
果不求而藏自来可謂能具眼矣茲為可書偈曰

壯哉古東嘉 妙果宅其西 老宿山中來

應緣傳妙法 有尼號員淨 香火廬松楸

衣鉢抽萬金 造次大寶藏 經文浩卷軸

一一刺血書 用報父母恩 普及一切衆

神光屢發現 遍地生金星 至誠感幽冥

觀者咸贊嘆 忽發喜捨心 願歸諸妙果
法師慧業就 寶藏來證明 所施以其人
是能具道眼 圓淨施寶藏 道心益員淨
况施於妙果 因果宜無窮 妙果得寶藏
道場日益振 大作諸佛事 廣結諸因緣
須弥一轉間 功德無遺量 轉二無已時
功德亦如是

夢庵記

夢者誠之所形也高宗形於得賢仲尼形於見聖莊周
形於化蝶揚雄形於吐鳳范武形於夢友夢之小大雖
不同其為誠之所形則一也仙居陳君勉婦執親喪如

禮以孝稱于鄉初求佳城未獲寢食弗違一夕夢侍其
親遊于睦溪之原指其處以語之明日訪焉果得其地
卜人言之遂畢窀穸因築庵以守以夢名之志其所以
得也某辱與君之弟文卿游上座為同舍生又與君之
子三省遊于剡三省以夢庵之事語予且求文以記予
謂觀人之術不必驗之行事因其誠之所形亦足知其
大畧高宗可以知其賢孔子可以知其聖莊周可以知
其達楊雄可以知其文范式可以知其義陳君之夢可
謂知其孝矣彼有夢屍得官歲穢得財心之所念者果
何事夢之所見者果何物耶與陳君之夢固有間矣

雁蕩山壽聖白岩院記

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山名雁岩最為造物所惜秘於萬
萬古而顯於本朝山中純境皆廬於佛子開闢經營必
其徒之有道力者驅龍蛇虎豹魍魎而有之權輿
數椽侵尋萬柱如全了之庵於芙蓉今為能仁行亮谷
于安禪今為靈岩文吉庵于碧霄今為靈峯是也山之
內外招提無慮二十餘所問其經始與廢而復興無非
有道力者焉山之東有嶺曰謝公世傳靈運好遊山而
不知有雁蕩螭屨窮幽至此而返去嶺而北若干里有
山曰白岩水曰仙谿去岩而北若干里有王子晉仙橋
子晉遺蹟在吾州者三一在永嘉二在樂清茲其一也
壽聖院在白岩之下峰聳而奇水清而駛松竹蒼然而

深蓋諾矩羅駐錫王子晉飛仙謝康樂登臨嘯咏之所
宜幽人逸士迹名晦身脩真李道者徜徉乎其間也院
創于唐會昌四年至明年廢又明年復興初曰仙溪白
岩院至大宋治平四年十月始賜壽聖額宣和三年燬
于魔寇院僧元象憫之草創殿閣塑像貌以奉香火歲
久寢壞僧子親慨然曰茲山吾祖潘氏所捨殿與像吾
師所建也其可坐眠而頽之耶於是糾同志募衆緣出
力以成就之室殿巍然輪奐翬飛觀者咸會歡喜讚嘆
工未畢會傳教于邑之七宝双峯二院其徒文表住是
山遂卒其事而道場為之一新嗚呼君子親者真可謂
具道力有功於其教者矣

雁蕩山本覺院殿記

有僧景暹來自雁蕩袖前傳法能仁宣公今傳法灵岩
行公書求余文記本覺院殿余延之坐飯之贈以詩辭
不能記暹曰宣公年踰九十有名行緇林推重為老禪
今退居是山是以重吾徒行公蜀人傳心印於名師與
賢士大夫游且能詩嘗受知於君某以二禪師之命故
來願勿辭余善其言遂諾之院舊名延唐而不知其開
山之始嘗廢于會昌至乾寧二年復興增額曰乾寧延
唐我宋有天下元年改賜今名院在雁山之東隅住以
甲乙祥符延禧間僧友忠南遊五羊得天竺國貝葉梵
書以歸至今猶存釋家旧殿建於元豐初歲久垂壞日

者以山門不振咎其基之不吉暹出願力募財鳩工垂
二十年以紹興戊寅秋九月易地而遷之棟宇鼎新金
碧照輝用力孔艱迄乃有成可嘉也已詞曰

雁蕩之陽

延唐道場

毀于會昌

起廢乾寧

我宋龍興

本覺是名

先民不作

金仙斯竟

一呂竟後竟

山中老禪

出世應緣

亦竟之先

咨尔釋子

潛心宗旨

不竟不已

患得貝書

暹興殿廬

亦竟之徒

殿廬既周

勿怠薰修

同國戚休

唐祚既迁

我宋是延

億萬斯年

天香亭記

剡中佳山水為東南州之眉目汝南周君堯夫得爽塏

于剡山之陽挾双谿之勝而家其上廣厦耽耽在剡為
甲有岩桂數百根皆古木也蒼然成林森然而陰洞前
而深闕徑通幽而亭乎其中主人日與客游焉如入宜
人之林而夏不知暑如登飛來之峯而香飄自天如騎
蟾蜍宿兔宮而下視人間世真剡中之絕景也予丙子
冬過剡把酒是亭時堯夫將戰藝南宮予因目之曰天
香明年春果擢巍第與予為同年友堯夫命予記之而
未暇逮今七載每移書必及之乃為之言曰學者方未
第志在乎得耳得則喜失則非故以登科為化龍為折
桂春風得意看花走馬畫錦還鄉世俗相歆豔曰仙子
天上歸也是特布衣之士說一第以為天香耳若夫學

士大夫所謂香者則不然以不負居職以不欺事君以清白正直立身姓名不汙于進之書足跡不至權貴之門進退以道窮達知命節貫歲寒而流芳後世斯可謂之香矣唐宋璟以芬香勉張說漢李固以糞土視胡廣趙戒名乎名乎科第爵祿云乎哉堯夫筮仕有能声且挺好議論時事遠大未易量予方以名節相期必不負所以名亭者矣堯夫又能樂教難弟諸子皆力學行見隸萼聯芳芝蘭並秀濟二說二天香滿門不止燕山之實而已然科第之香孰知名節之香堯夫又當躬行以率之

顏范祠堂記

聖賢有同時而生得同時而祀者勾龍棄同祀於壇為社稷之佐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為先聖先師顏子孟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顏文忠公國朝范文正公時異道同者欽忠孝之性仁誼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毅然不可奪之大節特書大書于史如出一身使其易地范必能捐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顏必能破西賊之膽威而臣之為慶曆頌中夔高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出守于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語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為首歲時祀之不絕隆興甲申秋七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像或卑居乎老氏之宮或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

稱祀事弗處於典為缺郡圃有堂名慶朔文正所建也
遂即堂以祀堂之右有宇而虛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為
一祠以時之先後而左右焉書二傳于壁後十一月丙
寅帥同僚祀之歌曰

宋唐相望三百年堂二顏范兩鉅賢文武忠孝名節全
胡雛哮噬方無前二十四郡惟平原首唱大義扶危顛
朝廷草昧官鷹鷂膽落邪佞驚梟為鬼質下拜心矍然
殞身賊手命乃天一門忠義有二難凌烟閣上兄常山
英烈言三光簡編銀鈞鈇畫餘剛堅致君堯舜書萬言
樂後天下憂則先立朝蹇二心憐二邪者我仇屢左迂
夏童擾造躬齋韃談笑為國臣腥羶閣開天章策治安

誰吾與者杜富韓風采稜二四諫官徂徠頌配崧高篇
山高水長大名傳吳頭楚尾香江邊甘棠遺愛清芬聯
如秋桂菊春蘭荃像而祠之敢不虔黍稷蘋蘩羞豆邊
一杯薄薦清灣泉公乎為神為飛仙假令而在當執鞭
九百君子宜勉旃

思賢閣記

番陽廳事之東偏有堂曰平政堂之北有閣曰芝秀郡
以芝名者四廳之後堂曰玉芝驛與門曰吳芝及是閣
是也皆因芝山以名然亦繁且複矣堂世傳文正范公
所名雖百世不可易是閣名與堂類宜易之閣北聯郡
圃春有百卉有游人鳥有幽聲夏有濃綠有清風蟬鳴

噤有新声秋有疎林且夕陽五月冬有茂松宜雪中觀
宜風雨中聽然皆不足以名有九賢堂四賢堂在焉園
林乃其遺蹟也花卉皆其甘棠也茂松雪月乃其高風
餘韵也樂而靜鳴而幽乃其吟咏中景物也登其間思
人遂名之曰思賢予不才至郡且替矣日坐平政堂憊
精神於案牘間不能使吏之不吾欺懼政之不平而有
樂於斯堂也則登是閣而寓目焉思賢也訟理政平庶
民安於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是將何術以致之此
予之所以思亦後人之所宜思也語曰見賢思齊焉羣
賢不復見矣悠悠我思於是乎書乾道元年夏五月二
十八日東嘉王某記

蕭洒齋記

思賢閣之下有齋方丈餘北鄉前有隙地僅一畝置石
百拳鑿沼一泓有喬木數株藤葛絡之蒼然而古雅以
桃李橘柚衆芳之植濃陰幽香清逼燕寢東望砌臺西
接玉芝北臨郡圃隔以垣墻幽然有山林氣象宜琴宜
棊宜飲酒賦詩簿書獄訟止於平政堂齋中不知也采
文正范公郡齋即事詩名之曰蕭洒公初為睦州有蕭
洒桐廬郡十詩郡人嘗以蕭洒名亭矣及為是州又有
齋中蕭洒過禪師句詩言志公所至以蕭洒見於詩章
則宵中之蕭洒可知也讀郡齋詩至半兩黃華一江明
月之句則知公之蕭洒於一齋矣讀桐廬十詩至史君

無一事心共白雲空則知公之蕭洒於一郡矣讀區別
妍媸削平禍亂之賦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之記與萬言書則其正色立朝之風采杖鉞分閫
之威名經世佐王之大畧是皆推曾中蕭洒之蘊而見
之於為天下國家之大者也讀嚴陵祠堂記至先生之
風山高水長又知公與子陵雖出處之迹不同易地則
皆然山高水長非特子陵之蕭洒亦公之蕭洒也噫微
斯人吾誰與歸是以名齋乾道元年六月朔日東嘉王
某記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益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錦官城外柏

森者益也卧龍無首對江濱者夔也夔故永安縣據
三峽上流水有瞿塘灩澦山有赤甲白鹽形勢險天下
丞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所有
八陣圖永安宮卧龍山遺迹在焉祀而廟食宜矣然祠
在州之南隅地非爽塏巷無喬木堂廡庠陋丹青黝剥
祀事弗嚴無異乎虫蛇穿畫壁時僅免無首而已吁可
歎也前帥紫微舍人張公震嘗立新祠於卧龍命繼徒
奉之而城中之祠未暇修豈留以有待耶乾道改元某
被命自番易夔時方乃祠力甚俄一夕夢觀八陣豈丞
相精誠默有以告之十有一月至郡首謁祠下誅之以
文曰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庐之

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
才十曹丕志少寰宇假令母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
樂宜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因命
工葺之廟貌一新闢路植木榜其坊曰卧龍明年二月
辛卯告成帥同僚祀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委國
託孤而不疑其沒也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之石然
遺像缺落未嘗一出禍福以驚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
正直不顯其靈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非柳之羅
池比也今變之二祠相繼鼎新郡人四時香火牲牢酒
醴之奉有加而不怠感德百世之祀益章可以一洗江
濱異代之恥無愧乎錦官城矣於是乎書七月二十七

日永嘉王其記

寇忠愍公巴東祠記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也後之
人有取於古詩一章一句而賦詠之亦足以見焉
國朝太平興國中寇萊公為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
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必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
知是詩本出於韋應物公取其七字析而增之應物雖
能道是語而官止郡刺史不見於施設殆不過為詩人
之詩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
因其已試之効而為是附會之說耶蓋公雅存濟世之
心與舟橫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意

而賦之言發諸口而肺腑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
之吉凶禍福皆不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為是邑時年方
踰冠有愛在民世呼為冠巴東其後致身宰相踐其所
言景德澶淵之功尤為雋偉方契丹入寇中外洶洶當
時苟從建議之臣幸蜀江南則胡馬不止於飲河洛而
三先五岳之氣必分公獨毅然決親征之策鑿與一動
醜虜自斃社稷安於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較其功
烈與傳岩之人任舟楫之寄中興有商未可得而輕重
然性素剛直不與物浮沉晚節為奸邪所擠流落南荒
以死天下至今哀之其頃過公安問枯竹再生處有祠
在焉因賦詩吊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廢矣惟秋

風亭尚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嘆尉王寧孫永嘉
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寧孫即亭祠之既成以其圖來
令毛君恕集公詩百餘篇并刻予詩以寄予平生欣慕
公之為人每嘆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
分裂耶公之事固予所樂書尚矣俟乎再三之請然巴
東故祠廢而復興殘編斷藁散而復集江山增氣如公
更生雖發端於予而卒成就之者令與尉也皆不可以
不書乾道二年八月朔永嘉王某記

唐質肅公祠記

予始聞夷陵巴東之名意其為邑必壯自適
皆最亦邑巴東陋尤甚問其名之所以著曰昔寇萊公

歐陽文忠公嘗令二邑地重以人非山川城郭人物之
異于他邦也予因謁其祠訪其遺蹟嘆嘆息而去至夔一
日登郡之東城城下臨奉節縣治問令喻君思然曰昔
宰是邑亦有如寇歐二公者乎令以唐質肅公對予曰
是皇祐中為御史獨立敢言嘗疏論貴戚延擊宰相以
敗天下稱為真御史不敢斥其名而曰唐子方者乎熙
寧中嘗言王臨川不可大用及參大政奮然與爭是非
于天子前而氣不為之屈至不勝其忿而死天下至今
稱為正人者乎吾夫子歎未見剛者唐公非剛者歟名
節凜然固無愧乎忠愍決澶淵之策文忠移司諫之書
也其今是邑有殊績異政故相張公天覺嘗筆之于墓

碑矣邑故有令如此而無祠非缺典欽令聞之慨然不
謀于僚不役于民即廳事之東隅易亭為祠求畫像於
江陵得之於故家丹青一新儼然如生觀者莫不致敬
如見其冠冕觸邪正色立廟時也且丐予記其事予謂
質肅公之高名大節固已特書大書于國史何以記為
然是邑賴公而重有不可不書者令蜀人捫膝先生子
也有家學治邑有能聲觀其所慕可以知其人矣乾道
二年六月永嘉王某記

夔州新迂諸葛武侯祠堂記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
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圖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

帝史于少陵詩曰西郊諸葛祠者其地于茲乎其蒞事
之初謁焉裴徊四顧敬想風烈嘆廟宇之弗稱他事未
遑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
民居汙渠糞壤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家非
所以妥灵而崇祀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
臺下臨八陣焉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
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
之北有水曰清瀼瀼出乎兩山之間東入于江又東過
灕瀕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群峯之外者白鹽也
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及
誠受遺立孤於是官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

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誠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
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迂焉地初為節度推官宅徙
于他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為堂五楹
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于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
殿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閔張像翼于左右以諸作者詩
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祀之詞曰
白鹽峙天兮灕瀕屹江風雲慘淡兮翱翔卧龍龍千秋
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官龍兮龍兮
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
虛空兮雲為馭臣東朝兮主兩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
無古今儼闕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

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苟邦人之情祠合于曷兮自令
終祀事不絕方有如此水

興化軍林氏重修旌表門閭記

乾道五年春三月直秘閣新福建路轉運副使林公孝
澤自莆陽移書于清源守永嘉王某曰孝澤八世祖損
有至性唐正元間居母喪哀毀甚自迺壁以葬房于墓
有白鳥甘露之祥時則有歐陽四門詹黃處士璞述之
以文德宗詔立闕旌間先世大其門以侈之嘉祐紹興
間因故而修時則有紫微呂公夏卿今丞相陳公實為
之記逮今二星餘不治且圯孝澤大惧哀瘁不克震耀
其先而無以為子孫訓太守鍾離公松賢而樂善不持

請慨然出公帑二十萬葺而新之因其舊而稍加焉莆
陽故清源屬邑也孝澤之子寮猶子處皆君門下士幸
為我記之某辭燕陋未獲既而慮來請益堅屬病未果
夏六月又走書以督之某曰孝子之事傳于史文于二
三大手筆矣奚俟乎鄙文若夫孝感之異天報之厚守
臣風化之敦與公之顯揚爾祖者則宜有歌詩以發揚
之詩曰

大哉孝為百行先通乎神明光普天聖經千有八百年
亦以應感形諸篇李唐中葉正元年有林孝子家莆田
喪親五日食不咽手開坎室土自肩葬后其傍護隧地
恨不殞身赴重泉天聽匪高應昭然瑞氣非雲亦非烟

異香馥郁非蘭茝，皓密匪甘珠，匪圓腸中不晞明，且堅
靈鳥皓質來翻，耳驚目嘆，觀有駢使者來，廉迹其所，
露隨哭，声洒雲邊，詔旌門閭，錄賦觸名書史，冊光厥傳，
年垂四百家，声繇雲來，滿門業青編，世登桂籍，香名聯
八葉有孫壽，而賢移以事君，忠孝全黃堂，主人職承宣，
鼎新雙闕，光歆前宋唐，四傑雄文，鑄奚止，照耀莆山川，
要令四海皆參騫，孰非人子，宜勉旃。

泉州新修北樓記

溫陵之有北樓，猶武昌之有南樓也。樓閣臺榭之在天
下，以南北名者多矣，而二樓之名獨著，得非因人而重
邪？南樓以庾公重北樓，以歐陽四門重，然庾有汚人之

塵，君子取道之不若歐陽氏，以一代文傑，聯名韓李，諸
公真足以重茲樓也。予乾道四年冬十月，至郡，越數日，
策杖州宅之北，有屋將壓，邪衆木以支之，詢之乃北樓
也。惕焉不敢視，矧敢登，有碑塵如積，漫不可讀，乃四門
所作之記，歎息久之。郡舍老而弊，宜修者非一椽，然莫
急於茲樓也。第視事之始，方問民疾苦，土木之役，非敢
先郡多颶風，日惟傾覆，是惧明年春二月，建貢院，秋八
月落成，得餘材，始命工葺之。冬十有一月，丁卯，董役者
以訖工告，與同僚三四輩登而四顧，山川城郭之富，不
在目中，亦一州之壯觀也。既相與賦詩，又為之詞，曰：

閩南有州

北墉有樓

席侯肇謀

發揮以文

樓乃有聞

歐陽四門

載建載修

克紹遠猷

鄭呂二侯

吳和問鄭南建

歲月浸久

楹齋補朽

伊予來守

偶歲之豐

時定之中

迺鳩爾工

材即其餘

費節其虛

喻月如初

泉山之狀

桐城之壯

可登以望

身為南極

心為拱北

守臣憂國

匪邀匪遊

風觀瘼求

守臣登樓

民淳俗樸

苗害不作

登焉斯樂

風俗情媮

閭閻恨愁

登焉則憂

居而官理

登時民喜

登斯無愧

讀禮堂記

為士者來嘗不讀書然知真讀書者解能讀而不能行

是猶鳳鳴而鷲翰雖宵中有萬卷身為行秘書謂之不能讀可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孝由也孔門高第號為有聞豈以書為不足讀耶必時人有能讀而不能行者與不讀同蓋有激而云然由之言非所以為訓故夫子疾之書之難讀者莫如喪葬之禮非難讀也不素讀也為人子者親方在堂諱聞不祥之言况時入小孝從句讀之師誦十八章之經至喪親章則或置而不授少長讀禮記凡喪葬之篇則掩卷而不忍讀一旦遭荒迷之變曹然不知有直情徑行者矣豈復知品節斯斯之謂邪聖人著之禮經以詔人子曰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非徒讀之正欲使之尊所聞行所知賢智者不

至於過愚不肖勉強而跋及焉莆田蔣君元肅好古而
能文於書無所不讀喜親之享年而祭其生封也名堂
曰蘊仁鄉黨歆豔之其執親之喪也又名堂曰讀禮養
生喪死無憾可謂知真讀書矣昔吾夫子語門弟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子思習聞家孝以
禮葬親四方於是乎觀焉滕文公問禮於孟子行三年
之喪於戰國禮廢之時而弔者大悅禮之不可已也如
此元肅於禮既飽讀而躬行之又以是而教孝者南方
多士其有立於禮乎然禮雜出於諸儒之手未必皆合
聖人制作之意元肅既講習討論之宜削其不合者使
禮記為全經斯有功於名教矣豈止誦讀云乎哉乾道

六年三月永嘉王其記

廣州重建學記

聖人之道合內外初無華夷迹遐之間不幸無時與位
道不得而行必待後世右文之主儒孝名世之臣以主
盟吾道樂育人才為已任然後斯文有傳與王化並遐
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於晚周之魯木鐸之教止行乎
洙泗三千之徒所過之化僅及於歷聘七十二國爾嘗
慨然欲居九夷淺人不知其志詆以為陋嗚呼使夫子
居之何異坐杏壇之上化雅結為冠裳變鳩舌為絃歌
濟洋洋是亦鄒魯也何陋之有矣漢李唐之君尚文
崇儒文翁常袞以儒為郡咸能興孝官登諸生授以詩

書丕變蜀閩同風洙泗惟南粵去王都為最遠至仁如唐虞有所不能柔漢晉隋唐間雖號為一統然德薄化淺聲教不能暨朔南岳牧名臣雖清白如吳隱之剛正如宋廣平咸著治績而庠序之事闕焉是宜褒衣博帶射策決科之士不能與閩蜀侔盛也宋吳混一海宇臣妾僭偽南海四世之劉面縛闕下赦而不誅變汗染之俗為禮義之地慶曆間詔天下立李番禺僅能修夫子廟以應故事至皇祐間始建李于郡之東南隅熙寧初徙於西紹聖初守臣章燾改創新李然規模未宏不足以容多士與雄大之府弗稱乾道三年詔前右正言龔公茂良自憲臺為方伯下車之初務先風化明年春上

丁釋奠于先聖先師顧瞻祠宇痺陋楹桶頽圯繪像不如礼豆邊簋無餘地可陳飾廡迫隘至不容折旋講肄之所去殿庭不咫尺升者病之喟然謂諸生曰治孰有急於此乎於是始議改造即番山之址以為堂閣御書於其上東西十一筵南北九之庭之下什伯其初增闢兩廡倍其舊六齋對峙前繪從祀像置番禺南海二縣李于後惟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藻飾煥然侈於他所門以櫺星繚以周垣大江橫其前協泮水之制費出激賞公庫擗節之數憲漕舶三司助以羨緡歛不民及經始於夏四月訖工於日南至行釋菜鄉飲礼以落之明年公召還道温陵謂守臣王某曰公為我記其畧

某與公嘗同事史館稔之其為人貌和氣平蓋一謹厚者耳及為天子言事官正色立朝排姦愉甚力視棄官爵如脫弊屣至今朝野語正人必稱公出典大藩又能行其所守不鄙夷遐方僻壤之民廣儒宮以教之可謂儒者矣郡博士日與諸生登忠恕堂明一貫之道講論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於正心誠意間移孝為忠盡臣子之大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賢師帥所以教化作成者異日揚王庭立名節姓名光史冊如張曲江姜日南余襄公者不一而足又豈止讀紙上語工文詞取科第抗衡上國而已哉於是乎書公字實之與化人今為江西帥云乾道七年正月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王某記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七

雜文

游天衣詩序

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後二日游天衣者
八人皆前進士宦游于越者黎明戒裝集于賀監之故
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蠡城之南道乎稽山之
陰徜徉乎秦望鑑湖千岩万壑之間有松陰卜里林麓
靜深山轉徑迂烟藹出沒初行若迷俄有鍾磬聲出乎
翠微之端蓋天衣寺也十峯堆秀双澗涵碧朝陽法華
二峯尤蒼然蘄絕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
微之白樂天李公垂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

身普賢飛來銅像蕭梁衣鉢雙鳥故事緇徒頗能道之
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
幸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
遊群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詩不就者十有六
人豈若吾侪臭味之同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洪
之酒乃楚元之醴也歡其可以不記於是率白飛觴唱
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
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晚集于泮宮飲文
字也初登山某首賦一章同行即席而和既而吟詠者
多不記篇目遂列書于招提諸公命某序之

送喻叔奇尉廣德序

韓退之之留孟東野也其詩有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
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
蹤某初疑退之言為夸及觀城南諸聯句豪健險恠其
筆力畧相當使李杜復生未必不引避路鞭也然後知
復躡之語為非過又讀其末章有曰吾願身為雲東野
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於是又知
二公心相如氣味相得至欲相與為雲龍而不忍有離
別真可謂古之善交者某丙子冬與繡川喻叔奇同舍
上庠一見如故明年同登太常第又明年贊幕會稽叔
奇來游大帥王公嘉其為人屈以攝職予遂獲朝夕焉
論文賦詩相得愈厚盍簪總百日唱和無慮百數篇叔

奇之詩清新雅健有晉宋風味得韓公之豪無東野之
寒予不逮遠甚然予二人者有唱必酬殆亡虛日樽酒
細論文之外語不及他亦庶幾復躡古作者蹤矣會叔
奇赴官桐川行甚遽予惘然惜別行觴既開驪駒在門
於是誦醉留之篇歌雲龍之句且贈之至若清白且處
已忠勤以蒞事不枉道苟合以干進茲固叔奇素孝而
優為者亦某之所素期而深望者姑小試於筮仕之初
奉旨周旋於終身出處行藏之際其為復躡古人之蹤
又不止乎締章繪句間也以奇勉之紹興戊寅吉日東
嘉王某序

送葉秀才序

吾鄉誼理之孝甲於東南先生長者聞道於前以其師
友之淵源見於言語文字間無非本乎子思之中庸孟
子之自得以詔後孝士子群居孝校戰藝場屋筆橫渠
而口伊洛者紛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貴其身光大其
門者往往多自此塗出可謂盛矣然君子之孝為道小
人之孝為利談誼理而媒青紫果為道乎為利乎吾聞
涖泗之徒有堂堂乎張者欲孝干祿夫子不以其祿之
不可干而闢之也而告之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矣古人之孝也謹言行而祿自至修天爵而人爵自從
所謂誼理者在是予假守楚東鄉人葉生處和者亦客
將是邦每暇日過予於郡齋音琅然而可聽議論粲然

而成文仰其所蘊皆吾鄉師友淵源之李也處和早喪
二親能刻苦自立友愛諸弟急難之念不頃刻忘懷其
於所李豈口耳云者今將之武林就秋賦求贈言以行
吾謂生之李問議論文采取一第不足道贈人以言而
勉之科第是亦利而已矣何異市井相與言耶若夫謹
言行而祿在其中脩天爵而人爵從孔孟所謂義理者
在是恩子之第雖不足道亦不能外是而得之也敢不
以告乾道乙酉五月二十二日永嘉王某序

蔡端明文集序

文以氣為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
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

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為七篇仁
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為日光
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
韓子觝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在孟子下皆氣使
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剛者歟 國朝四葉文
章尤盛歐陽文忠公祖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
莆陽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
剛氣所激尤見於責高司諫書祖徠之氣則見於慶曆
聖德頌師魯則見於願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
於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
必無未見剛之歎而乃同出於吾

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欤夫以臺諫之風采朝士
莫不畏其筆端自侍從而下奔走伺候其門者紛然也
文政鄱陽之貶余尹歐既與之同罪矣蔡公乃於四賢
相繼黜謫之後形於歌詩而斥為不肖羞其見搢紳之
面而辱甚市朝之捷則公之剛又可知也某初見其詩
於張唐英所撰

仁宗政要甚歎慕之其後見公文集乃沒而不載竊以
為恨乾道四年冬得郡溫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
顧嘆而不忍去入境訪公遺迹則首見所謂萬安橋者
與大書深刻之記爭雄且深惜其有濟川之才而不至
於大用登愛松堂九日山則又見公之詩與其真蹟猶

在凜然有生意如見其正顏色坐黃堂時也蓋公至和
嘉祐間嘗兩守是邦至今泉人稱太守之賢者必以公
為首求其遺文則郡與李皆無之可謂缺典矣於是移
書吳化守鍾離君松傳君自得訪於故家而得其善本
教授蔣君雖與公同邑而深慕其為人手校正之鏤板
於郡庠得古律詩三百七十一奏議六十四雜文五百八
十四而以四賢一不肖詩置諸卷首與奏議之切直蘊
所不載者悉編之比他集為最全且屬予序之子曰端
明公文章文忠公嘗稱其清道粹美後雖有善文詞好
議論者莫能改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為主
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入則為蹇諤之臣出則為

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李之者宜先涵養吾胸中之浩然則發而為文章事業庶幾無媿於公云五年十月永嘉王某叙

跋陳忠肅公手帖

忠肅公心畫勁健類其為人公孫德齡子同年也文翰有家法他日必能嗣其風烈紹興辛巳孟冬

跋李仲默詩

仲默子姑之子也與子同年生少子二十日自總角同筆硯相得最甚弱冠從林先生師禹於金谿時大梁孫縞子尚游吾鄉年少有俊才能歌詩子二人辱與之交遂各出所作詩編為集閱歲既久謂以失之至隆興甲

申夏四月壬戌子兒聞詩暴蠹書得舊稿遺墨如故而子尚在鬼錄已二十餘年仲默化去亦一星終矣子流涕讀之仲默詩雖不多然皆憂國傷時慷慨奇男子語使天假之年有祿位于朝據其素蘊決不為脂韋軟孰輩也舊游從者八人有八叟之號仲默號勁叟其後劉銓全之鎮長方毛宏叔度與子皆相繼塵忝仲默才氣不在人下獨不霑一命而死悲夫三子因錄其詩詞凡二十六首及子和仲默與孫子尚姜渭叟二詩于後示其子微俾家藏之以貽後人

跋溫公帖

溫公威德大業非東坡大手筆不能形容措國於太山

之安今於流水之原後人欲識元祐之治其大要如此
乾道乙酉後重陽六日

又

孟子曰欲為君君道欲為臣臣道
觀宣仁所問
溫公所對可謂各尽要道真堯舜君臣也乾道改元後
重陽一日

跋二劉帖

二劉先生直諒多聞如西京子政散輩不足多也敬觀
心畫如見偉人丁亥十二月書

跋王僉判植詩

秦氏以國事離非和也三綱五常之道滅矣何足以語

春秋當時士大夫能力爭者無幾惟胡君邦衡慨上請
劍之書至今讀之令人增氣且今後世不謂我宋無人
可謂有功於名教矣王君十詩引春秋尊王以譏切時
事歸矣然於邦衡詆為小吏竄謀豈詩人之語固自有
深意耶乾道三年七月十四日書

跋余襄公帖

某自幼知慕四賢之為人頃守番陽祠范文正公而記
之過夷陵謁歐陽文忠公祠而賦詩有慶曆四賢今見
兩之句茲至鄂渚又獲觀余襄公之勁畫如見其風采
動朝端時亦足以慰平生之所慕矣

跋馮員仲帖

員仲天下士也負有用之才懷許國之忠而不獲究其
壽一命矣夫雖困於讒而死於不幸然知己數公皆一
代之傑亦可以無憾矣其徒陳君季者出示詩文手帖
既涕讀之乾道三年六月

跋霍懷州傳

予每嘆金虜之禍中原比唐安史之亂為甚唐守土之
臣死事者頗多靖康間獨鮮家無聞何耶今始見何子
應作霍懷州傳捨生取義名節凛然可與睢陽二公同
稱烈丈夫矣丁卯四月

跋王夷仲送行詩軸

夷仲校書子同年兄也政事文章皆過人一等三年間

兩見之于双溪慷慨論世事相勉必以名節予守夔子
夷仲游道山同年梁介子紹過夔得其書梁論館閣人
才以夷仲為稱首既而以勇退聞夷仲之退豈果為病
邪嗚呼萬里面目書墨猶未乾而夷仲死矣其子過書
川出館中送行詩讀之流涕端人不易得非區區交友
之私也乾道三年十月十日書

跋杜祁公帖

杜正獻公號清白宰相見其心畫令人起敬如見其正
色立朝時也乾道戊子孟夏書

跋蔣元肅夢仙賦

樸鄒子作夢仙賦詞新意古超出翰墨蹊徑外蓋司馬

長卿賦大人李太白大鵬之類可謂飄二有凌雲氣宜
與神游於八極之表也然予鄙陋之文何足以當之其
亂日讀故書期以十年乃敢請所未見非樸卿自謂也
蓋勉予所未至抑亦詞人勸百諷一之旨耶乾道己丑
八月二十二日

跋張侍郎帖

張公子韶一代儒宗學者所共尊仰其恨不識之吾鄉
陳君開祖以孝問文采受知於公為最厚其子出示手
帖二十紙凜然正直之氣見於詞翰間愛其人敬其書
携以適閩久而後歸之乾道己丑十月二日

跋嚴伯威墨蹟

僧嚴公字伯威温州樂清人子祖母賈氏兄也性敏悟
道行孤潔李蕪禪教為緇林所推重州郡迫以住持終
身不就博通儒學尤工詩文識者謂不減惠勤道潛之
流第無知己如歐蘇二鉅公耳游戲翰墨亦極其妙每
片紙出入爭宝之有集曰潛澗卒于政和壬辰至乾道
己丑五十有八年美有橫陽章彬秀才得其所書唐宋
詩八幅至泉南以獻予郡博士蔣君雍見而奇之請刊
于泮宮以廣其傳陳教授登予同年進士最善書亦謂
近世所無也冬十一月戊午書

跋孫尚書張紫微帖

孫公尚書四朝文傑張公紫微當代才子孫尤長於簡

尺張翰墨妙天下其晚輩恨不識尚書公比守雲川得
公二書時年幾九十而詞源筆力不衰如此張帥長沙
某移書求貢院字筆畫雄健用於湖泉二州觀者壯之
其所答書詞翰俱絕明年二公皆在鬼錄其既不獲瞻
尚書之履又嗟紫微郎之不永世見其蹟思其人軸而
藏之欲刻未果石似之察判見而喜之假之以歸刊於
其家以廣其傳可謂樂善好事矣乾道六年三月庚午
書于泉南郡齋

曰義堂銘

郎莫君子蒙將漕湖北永堂名於過客王某以曰義名
之銘曰

部使者之職莫重於計臺居是職者以桑大夫之心計
劉士安之鞭算為善理財一於財而不以義特聚歛之
臣尔非特為民之蠹是亦為身之災易曰理財正辭禁
民為非曰義居是職坐是堂而無媿是名者其賢矣哉

鑑湖說上

東坡先生嘗謂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目其亦謂越之
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目腎則不可以視腸胃秘則不
可以生二湖之在東南皆不可以不治而鑑湖之利害
為尤重昔東漢太守馬臻之開是湖也在會稽山陰二
縣界中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餘頃湖高田丈
餘田又高海文餘水少則泄湖歸田水多則泄田歸海

故會稽山陰無荒廢之田無水旱之患者以此自漢水
和以來更六朝之有江東西晉隋唐之有天下與夫五
代錢氏之為國有而治之莫敢廢也千有餘年之間民
受其利博矣又矣至 國朝之興始有盜湖為田者然
其害猶微盜於祥符者總一十七戶至慶曆間為田四
頃而已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貴州縣使復田為湖
自是而後官吏因循禁防不謹姦弊日起侵盜愈多至
于治平熙寧間盜而田之者凡八千餘戶為田蓋七百
餘頃而湖侵廢矣然官亦未嘗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
盜之也政和未有小人為州內交權幸專務為應奉之
計遂建議廢湖為田而歲輸其所入于京師自是姦民

豪族公侵強據無復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
旱災傷之患無歲無之矣今占湖為田蓋二千三百餘
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為官吏者徒見夫六萬石之利
於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知九千頃之歲
被其害而已而不知廢湖為田其害不止於九千頃而
已也蓋鑑湖之開有三大利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山陰
會稽昔無水旱之患者鑑湖之利也今則無歲無災傷
蓋天之大水旱不常有也至若小水旱何歲無之自廢
湖而為田每歲雨稍多則田已淹沒晴未久而湖已枯
竭矣說者以為水旱之患雖及於九千頃之田而公家
實受湖田六萬石之入嗚呼其亦未之思也夫災必訴

訴必檢檢必放得湖田之租夫常賦之入所得所失相
去幾何官失常賦而以湖田補折之猶可也九千頃之
民田其所失者不可計其何以補折之耶王者以天下
為家其常賦所入亦廣矣豈利夫六萬石之入而以病
民耶況湖田之入在今日雖饒而他日亦將同九千頃
而病矣使湖底廢而為田則湖之為田者其可耕乎今
之告水旱之病者不獨九千頃之田也雖湖田亦告病
也况他無鑑湖則九千頃之膏腴與六萬石所入之湖
田皆化為黃茅白葦之場矣越人何以為生耶此其為
大害一也鑑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諸山三十六源
之水歲雖大澇而水不能病越者以湖能受之也今湖

廢而為田三十六源之水無吞納之地萬一遇積雨浸
淫平原出水洪流滔天之歲湖不能納水無所歸則必
有漂戶舍敗城郭魚人民之患嘗聞紹興十有八年越
大水五雲門都泗堰水高一丈城之不壞者幸也假今
他日湖廢不止於今而大水甚於往歲則其為害當如
何此廢湖為田其為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鑑湖也歲無
水旱而民足於衣食故其俗號為易治何以知其然也
以守令而知之也自東都以來守會稽令山陰者多以
循吏稱見於史傳者不可一二卒也非昔之守令皆賢
也蓋民居樂歲之中室家溫飽民之為善也易尔比年
以來獄訟繁興人民流亡盜賊多有皆起於無年去秋

災傷之訟山陰會稽為尤多非昔之民皆善良今之民
皆頑鄙也蓋礼義生於生於飽煖盜賊起於飢寒其勢
不得不然耳此廢湖為田不獨九千頃受其病獄訟之
所以與人民之所以流盜賊之所以生皆此之由其為
大害三也自祥符慶曆至今建復湖之義者多矣而湖
卒不能復非湖之不可復也蓋異議者有以搖之也異
議得以搖之者蓋亦建議者之未能深究夫利害焉耳
建議者曰廢湖為田則九千頃被水旱之害湖不可以
不復異議者曰九千頃雖被水旱之害而常賦不欠失
以湖為田而官又得湖田之利為多湖雖廢而何害且
多為異說以搖之此建議者之言卒奪夫浮議者之口

鑑湖說下

使建議者灼然知夫三大利害之所在以折夫異議者
之云云則復田為湖有不可得而已也

夫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復田為湖有三大利湖固不可
以不復也然亦有二難搖於異議一難也工多費廣二
難也郡守數易三難也今之占湖為田者皆權勢之家
豪強之族也侵耕盜種為日已久一旦欲奪而復之彼
必游談聚議妄陳利害曰勞民也費財也失官租也有
科率之擾也無積土之地也爭為異說以沮害之官吏
方墮於因循苟且之習復為氣力多口舌者之所動移
而欲冀成功於歲月之久可乎此搖於異議一難也昔

人常計濬湖之工矣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當十五歲而畢至三尺當九歲而畢張黼玉夫用工如此之多歷年如此之久其為費如何今越不濬湖而財用猶不給况與至大之役有不賞之廢耶此工多用廣二難也守令之於郡邑久任則可以立事數易則不能成功况鑑湖之開非一歲一時之所能畢今之為守者或一歲而遂迂或半歲而遽易湖之利害不暇問焉能知不能知邊暇治其間慨然有志於開復者功未及施而去計已迫矣後來者所見不同復變前議以數易之守而欲與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數易三難也湖有三不可不開而厄於三難開是終無策以開之耶某切謂欲遏洩

議則不可不白利害於朝廷主之雖異議紛然但莫之卹可也如向者經界之行於天下固有不樂其事而欲動搖之者多矣然經界卒行而民受其利蓋朝廷主之則事無不可成者况一鑑湖耶彼異議者不過曰勞民費財耳夫勞民費財與無用不急之務則不可如鑑湖之利害如此謂之無用不急可乎自湖之廢也歲多災傷細民艱食今於農事之隙募民濬治官出財民出力兩有所利民雖勞而不憚財雖廢而不虛矣彼不過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科率之擾夫鑑湖之開千有餘歲矣昔無湖田之租有國者不以不足為病豈今日獨少此耶况湖既復而民利與災傷不作而常賦不失民無

凶荒之訴官無檢放之患較其所得與今孰多至若錢米之費當一出於官而不取於民竹木之具雖資之於民而尽酬其直胥吏都有從而擾民者則嚴法令以治之尚何科率之憂耶越人多謂湖可開也而土無所歸是不難積其泥塗以為丘阜昔吳長文常論之矣今湖之側曠地固多擇其利便隨其遠近而丘阜之土非所患也欲沮濬湖之計者不過數者之說而皆有以取之尚何浮議之郵耶謂日役五十人濬至五尺十五歲而畢者蓋通三百五十里之間而計之也某謂今之濬湖固未能卒三百五十里之內而及復之也湖自熙寧以來建議者在兩存之說有牌內牌外之限今牌尚存而

牌內亦盜而為田矣為今日計者當先復牌內之湖其用工固有間自牌之外當以漸治之可也所費之財自本府經畫外又當請於朝乞每歲湖田所入之米以為雇工與役之費朝廷捐六萬石之米不足以為多竄越得此以辦事則沛然有餘矣欲復田為湖必當遲以歲月之久有久與之役無久任之守以主之則異議一搖而事必中輟是又當請於朝置開湖一司於越命守倅帶提舉主管之職如勸農等事之類又命二知縣分董之舊日會稽山陰知縣守既職其事則必任其責雖任易不常而後來者不得不繼非正術同也蓋職使然也又有倅終任以管其事令終任以董其役則責有所歸

又命監司督察賞罰之俟湖成之日凡主其事董其役者皆次第加賞如是則湖不患其不復也昔論復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固子固之言曰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固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使湖及廢則湖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矣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蔣堂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杜杞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苟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杜杞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與提點刑獄吳奎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吳奎或欲

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張伯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幾何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張伯欲知濬湖之塗泥積之何所吳奎又以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張伯玉又已論之矣子固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率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子固昔嘗倅越知鑑湖之利害為詳而其言有足取者故并記其畧有能奉行子固之言而不棄其之兩則湖庶乎其可復不然姑存其說以俟馬太守再生可也

別院省試策問二首

問自古帝王圖天下之大業必貴乎好謀而能斷謀固
不易而斷為尤難謀之於新固不若謀於舊也然孫權
之拒曹操吳人以衆寡不敵為憂張昭為定策舊臣乃
勸權迎之果從其謀其能成赤壁之功建鼎峙之國乎
謀之於寡固不若謀於衆也然憲宗之伐淮蔡鄉士莫
隨於議伐之初小大並疑於既伐之後使帝惑群議而
不任忠臣其能成破賊之功振唐室之威令乎謀之於
少固不若謀之於老也然世宗欲親征劉旻馮道以四
代之老力諫其行果從其謀其能成高平之捷而北取
三關乎謀之於下固不若謀之於左右大臣也然澶淵
之役大臣有欲避其鋒而勸幸吳蜀者當時苟從其謀

天下幾乎其不分裂乎夫國有大疑謀之於舊謀之於
衆謀之於老謀之於大臣可也彼三
章聖皇帝乃違其所宜從之謀而以之取勝何耶豈群
謀有不足取而斷之以獨見之明耶抑當時運籌帷幄
之臣固有出人意表者耶共惟

主上以聖德受禪天下同心戴之蠢茲醜虜尚敢不恭
天地神人罔不憤怒疆場之事上貽宵旰之憂議者謂
欲兵師以拒之命將以伐之耶則有以力非其敵如吳
人之懼魏唐人之慮淮蔡者謂宜親屈萬乘以征之耶
則又慮策非萬全必有異議如顯德景德之臣者彼其
心皆出於憂國特其所見有不同持不同之論而紛然

於人主之前則謀將孰從而斷將安出耶諸君抱剛敵
憊之患久矣必有奇策可以濟世群試春官蓋得言
之秋也願詳論前古好謀能斷之君其事孰可行於今
者有司將采而獻焉以贊 雄斷

問非建功立名之士無以排禍亂而闢土疆非守節死
義之士又無以折姦邪而扶持宗社二者皆有國之所
急不可不兼崇而並尚也議者謂西漢有功名而無節
義東漢有節義而無功名兼之者其三国人才乎抑嘗
即固曄壽之史而攷之三者之說似非至論西京有折
而不撓號近古社稷臣者有寢淮南之謀懷明敵之志
者亦節義與東都有感會風雲上應列宿者有舉空朝

廷投筆取封侯者非功名與三国人才固多矣傑然乎
其間者殆不過數子蜀諸葛亮固天下奇才也然史氏
謂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兵機將畧非其所長功名亦
少貶矣魏荀彧固有王佐風也然論者譏其協規曹氏
氏以傾漢祚機鑒先識未克其志節義亦少貶矣吳周
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智畧俱可稱也然或
謂赤壁之役瑜獲虛名荆州之借乃肅之短功名節義
又果能兼之否謂西漢無節義東漢無功名非厚誣與
謂三国兼兩漢所長非溢美與我 祖宗之世人才輩
出功名節義為兩全視兩漢三国為遠過自艱難以來
不惟無全者無能以所長見稱亦已幾視兩漢三国為



P19

有媿 主上側席求賢昔回恢復正有志之士建功立
節之秋也敢問何以排禍亂而復土疆何以折姦謀而
扶宗社死者可作其誰與歸願撫前史并
國朝人才而併論之將以觀諸君筮仕之志

經筵故事

唐書魏證傳太宗問證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證
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鯨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
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
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
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

稍通矣

臣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人君以一人之聰
明接衆多之臣下共鯨趙高朱异虞世基之徒世未
嘗無然靜言庸違不能惑堯舜之君壅閉不聞乃能
亂秦梁隋之國者豈不在乎兼聽偏信之殊耶人君
初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去小
人然君子卒不能用小人卒不能去者蓋君子獨立
而無助小人植黨以自私人君將一用君子群小人
懼其不便於已也必巧為飛諂以中傷之將去一小
人群小人懼其失所依也必巧為遊言而陰為之地
人君將訪之左右之人耶左右之人未必不如齊人

之駿即墨而譽阿大夫也將訪之百官耶百官之中
未必不如八司馬之譽王封文也將訪之耳目之臣
耶耳目之臣又未必不有額叩龍墀如劉廼楚之黨
李逢吉也將訪之元老大臣耶元老大臣又未必不
陰有所畏私欲納交如張禹之黨王鳳也遂使人君
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而復舍小人將舍而
反用小人之黨日熾君子之勢益孤卒至於在位皆
小人而空國無君子人主孤立而不自知天下未有
不為秦為梁為隋者其始起於偏信之私其終至於
禍亂危亡而不可救可不戒哉此四門不可以不關
四目不可以不明四聰不可以不達心術不可以不

正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擇也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對絳稱太宗明皇之盛朕欲庶幾
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
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
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
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
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司公吏治輯矣法令
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
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
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耶詔絳與崔群等搜次
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臣曰有賢君無賢臣不可以致治有賢臣無賢君亦不可以致治惟臣主俱賢然後可以相與大有為觀憲宗所問與李絳所對可謂臣主俱賢矣帝承肅代德順頹弊委靡之餘慨然有意正觀開元之盛絳所陳皆切一時終戒之曰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夫資英武推誠聽諫聞絳之言而欲書紳非飾虛詞以面褒之而已退能斷然而力行之內任忠賢外誅僭叛唐之威令至於復振皆絳言有以啓之嘗欲相絳官者世突承瓘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遂出瓘而用絳不疑嘗威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故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唯宦官女子歌與卿講

天下事乃其樂也又嘗對左右稱絳言骨鯁為真宰相非絳之忠謹不能盡言以啓沃非帝剛明果斷亦豈能受盡言而用之凡絳所言無一不行卒能與太宗明皇號為唐室三宗盛哉使帝能終始行絳言不以小人而參君子不與不肖而與賢不退絳而進承瓘不罷裴度而用皇甫鏘中興之業寧有不終耶臣竊謂致治之君不可不聽諫不可不用賢尤不可不力行又不可不始終如一也

經筵講義

春秋

僖公

臣聞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也莊公既沒魯有內難子般閔公相繼遇禍季友以僖公適邾遂入而立之僖公即位首能遵伯禽之法儉以是用寬以愛民史克作駉詩以頌之能用賢相君臣有道史克作有駉以頌之能修泮宮以服淮夷作泮水以頌之能復周公之七宇作門宮以頌之僖在春秋十二公中敢為有道而享國亦長臣竊謂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中興周室見於大小雅僖公能復周公伯禽之業中興魯國見於頌仲尼刪詩而有取焉者蓋以宣王僖公之事有可以為法於後世也然許頌僖公如此為春秋猶不免

乎譏何耶春秋之法責賢者備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不書即位繼故也春秋之法繼正而書即位者正也繼正而不書即位是不自正也隱公是也繼故而不書即位者亦正也繼故而書即位必有大惡也威公宣公是也信公繼閔公之難故不書即位以見正人君能正其始斯能正其終正始之道必先正其心念慮云為不可以不正視聽言動不可以不正出入起居不可以不正左右前後不可以不正以之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其身既正罔敢不正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寡安耽毒不可懷也請救邢威公從管仲之言於閔元年救之今又救之春秋惡用兵至書救則善之也惡中國相侵伐至攘夷狄則與之也齊侯往年雖救邢而不能卻狄者田齊侯不親往也故書曰齊人救邢今三國皆稱師者非將尊師衆也必三國之君在焉然不曰齊侯宋公曹伯者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也救者善也其曰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何也狄人伐邢閔三歲矣往雖救之而不親往今雖親往又不急造其國以救之方且次于聶北有逗留觀望之意致邢為狄所逐遷于夷儀齊侯雖有救患之仁心而無急義之大勇故春秋雖書救以善之又書次以譏之由是見聖人之心急於攘夷狄而救中國也

小學講

論語

昔孔子以天縱之聖講道洙泗之間群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三千人弟子記其善言善行謂之論語垂諸後世與六經並傳欲修身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親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君者不可不知是書欲治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是書是書者造道入德之門戶窮理盡性之本原也學是書者當自正心誠意始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為首時過而後
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之言曰學而時
習之時者何人生十年曰幼學夫子年一有五而志
於學自十歲以上學之時也十五以上尤不可不志
於學也學以時而習則積不以時而習則荒學而時
習之則理有所明而心有所見故說說者自內言之
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有朋焉來自遠方
相與講習有直諒多聞之益故樂樂者自外言之也

故學以時則心志通朋來自遠則名譽彰宜為人所
知也而有不知者焉在常人之情知則喜不知則愠
喜愠生於知不知其為人也亦少矣君子學足乎已
而所樂在內初不恤乎人之知不知此人不知而不
愠所以為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孔子沒弟子思之以有若
貌類聖人嘗以事孔子之禮事之矣故有若亦以子
稱於論語善事親為孝善事兄為弟孝弟者闔門之
懿百行之先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

可移於長擴而充之至於格上下通神明準四海未有不本於此者堯舜古之盛帝其道至大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然其所以巍巍蕩蕩後世莫及者蓋由其以孝弟擴而充之也夫理一而已舉斯心而加諸彼則孝弟者為臣必忠為子必順小則必不好犯上大則必不至作亂蓋理之必然所謂犯上者如少凌長小加大之類是也茲固孝弟者之所不為然臣之事君有犯無隱君或有過不得不犯類而諫則所謂犯上者固亦有之是蓋出於不得已非其心之所好故曰好犯上者鮮矣至若好作亂則必無之理故曰未之有也所謂作亂者

非必稱兵畔逆然後謂之作亂也凡事君不忠者皆可謂之作亂朋姦罔上謂之作亂可也蠹國害民謂之作亂可也盜國家之名器者謂之作亂可也竊人主之福威者謂之作亂可也作者蓋厲階已生而有必亂之理在家則為賊子在國則為亂臣此固孝弟者之大罪人其心必不好之亦理之必然也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古之學者為己非止乎為己也學既足乎已行其所學斯可以為人故先之以學次之以為政學與政非二物顧所學者如何爾學帝王仁義之術則為德政

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刑政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一也為政以德是帝王仁義之學也非修德於為政之時行所學於為政之時耳正其身而天下自歸故譬之北辰北辰嘗居其所而衆人咸拱人君以德為政無為而治而天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璞釋之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以其居天之中故曰極以其能正四時故曰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是之謂北辰或以北斗為北辰非矣

梅溪先生後集 卷二十七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八

祝文

饒州謁顏范祠文

二公名節百世所師俱臨是邦遺愛猶在死者可作非公孰歸某濫竊郡符獲瞻祠像大山北斗心實慕之視事之初敢不躬告

顏范新祠成奉安祝文

番陽九賢咸有善政文忠之忠文正之正九賢之中於斯為盛祠宇一新丹青輝映凜然如生尚餘剛勁以激忠義以警邪佞福我邦人不禱而應不水不旱無兵無病血食萬年孰敢不敬祀事之初神中其聽

夔州謁文宣王廟文

惟夫子之道一以貫亦奚間乎迹遐不隨九夷而欲居
行乎蠻貊如一家今坤維文物之富人才之盛有洙泗
風而無媿於諸華尚非聖教之易達豈一文翁能化之
耶某一不書生蒙恩帥已媿無果達藝之才可以從政
而亦粗知富庶教之何加若夫事賢友仁與學道而愛
人也固不敢不勉所欲與諸生共勉者曰忠曰孝曰思
無邪

謁昭烈廟文

嗚呼東都之季盜窺神器分鼎者三帝乃劉氏有高皇
度有光武氣有王佐臣無干原地以區區蜀抗大國二

天厭漢德壯圖弗遂功雖少敗四海歸義永安故宮遺
迹可記君臣有廟英雄墮淚歲月漫遠棟宇莫治某來
守是邦過而興喟一新廟貌薄薦蔽蔽勿觀八陣細讀
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

謁武侯廟文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
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
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
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
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觀
苟有閑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謁杜工部祠文

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讀書萬卷蓋欲有為明光三賦烜赫一時致君堯舜卒不克施此志蕭條乃昌其詩天歎其鳴窮之使悲復生太白如墳應麓流落劔南厥聲益馳莫年製作莫多如夢詩史有堂遺像有祠光豔照人膏馥滿碑歌蜀道難誦杜鶴詞忠不忘君先生是恩

修武侯廟奉安祝文

八陣圖之北永安宮之南侯有祠焉蓋昔與先主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地死而廟食宜矣然面貌不稱非所以崇明祀也某至官之初首謁祠下命工葺之榜其坊

曰卧龍擇日之吉帥同僚祀之不敢不告

諸廟祈雨文

茲者七月不雨禱祈未應神廟食于此其可坐視而不救乎油然雲沛然雨在神呼吸間也宜速効職毋作神羞

諸廟謝雨文

茲因不雨是用禱于神以且責其坐視不救而戒其速宜効職果不踰時沛然雨神亦可謂靈矣有德必報其何敢忘

湖州謁文宣廟文

夫子之道至大而神類猶苦之再軼絕塵設教以中善

誘循循化被萬世遐邇惟均湖學之盛東南鮮倫風似
鄒魯民同蜀閩某受命天子來為守臣方以政學焉能
牧民聞諸夫子學道愛人益以無倦敢不諄諄若夫惟
孝為政勿欺事君願與諸生同書諸紳

謁顏魯公祠文

嗚呼百世魯公嚴霜烈日彼何人斯鬼面藍色公之所
至人懷其德清風凜然尚餘鏤畫某昔守禹易今來雲
川皆公舊治有象貌存視事之初敢不躬謁豈無他祠
敬慕名節

祭安定先生文

慶曆皇祐有三巨儒太山徂徠感不及湖春言此邦如
泗與洙弟子說說三千之徒中庸有傳皇極以敷法行
太學化廣寰區諸老先生萬事問胡富矣道德賢哉範
模國朝之治効在詩書先生之功不在都俞祠宇于泮
松楸在吳歲時上冢冠帶必趨某受命天子來分郡符
官既有守恨莫能俱恭命同僚往奠一壺嗟聖先生今
也則亡

泉州謁文宣王廟文

某以諸生入仕學實未優達不如賜藝不如求可使治
賦又不如由屢結郡章了無一善泉南年滿謫膺
帝選學道愛人願如言偃益以無倦不敢不勉若夫美
化易俗則在泮宮言采芹藻竊效僖公願與諸生名教

是宗庶使無訟有君子風

韓魏公祠奉安祝文

嗚呼岳瀆之奇實生聖賢崧高甫申危丘文宣或生他
邦必嘉山川李居江東蜀生謫仙我宋名世之士三
而皆生于異郡焉溫公家陝右而生于光文忠家江西
而生于絳人知忠獻公之為相人也而不知其乃生于
泉蜿蜒朋山瀚淪清源氣如洛陽公得其全有異人兮
知其祥有吉夢兮開其先香名一呼瑞日在天勳業
三朝高視無前社稷之臣無以加伊周之美罔敢專然
公所至之邦皆有祠吳獨始生之地而闕然景德逮今
百五十年泉人思公亦非不虔采其謚以名堂慕其風

而欲傳飲清泉兮有懷薦一掬兮無緣州宅之東雲樹
之邊喬木一林古屋數椽即焉以祠繚之以垣龍章鳳
姿彌躬戴蟬人皆曰我魏公也莫不喜歎而駢肩然公
勳勒鼎彝名光簡編食配清朝 貌法凌煙亦奚用乎
州郡之祀蓋聊以慰邦人之惓惓

諸廟祈雨文

前日不雨有請于神三日而應繫神之仁今又不雨其
誰之咎災不自作罪在郡守守固有事斯民何辜曰雨
而雨在神嗚呼山川出雲沛為膏澤不祥神羞吏亦逃
責

韓魏公祠祈雨文

惟公生為我 宋之元勳死為紫府之真人育于泉南
必念斯民泉人愛公祠象一新頌以嘉祐治平之霖雨
沛然一洗千里旱暵之塵

韓魏公祠謝雨文

連月不雨靡神不宗禱而不應有請于公不數日間膏
澤遂通龍神社鬼孰敢爭功願終其惠時和歲豐永俾
邦人廟貌是崇

諸廟謝雨文

旱魃為虐且離之尤守臣失職惟神是求久而莫應年
麥不收得之桑榆有事而疇播殷百穀庶幾有秋繫神
之德何敢不酬雨尚未足民猶有憂願終其惠毋作神

羞

諸寺謝雨文

佛有因而佛有緣非誠莫之感動星好風而星好雨當
春乃能發生守臣繇涼薄而致災大覺以慈悲而垂憫
俯徇群情之禱沛為千里之霖小麥青而大麥黃雖云
不救低田流而高田水其必有秋已大慰雲霓之心何
敢忘香火之報

謝蔡真人文

師帥非賢幾三時而不雨真仙是禱亘千里以為霖勞
法駕之久臨慰群情之虔禱無德不報云香火之無
功式邁其歸益覺煙霞之有耀

辭文宣王廟文

某以 天子命來守是邦維期暨望敬謹稽首容考將再
書治無可紀有負吾 君亦負夫子茲又奉命易郡丹
丘道無南北何莫不由居敬之簡學道之愛雖曰不敏
其何敢怠代者將至行矣有期靡神不告况我聖師耽
耽儒宮濟濟冠履采藻而游酌泉而去

辭韓魏公祠文

某來守是邦幾二年矣而畧無治効惟復公之 堂立公
之祠庶幾小補於風教茲者易郡丹丘祠有 矣敢不
請違于像貌願以公之事 君公之治民者 則是效
且使泉人登其堂拜其像莫不起忠起孝

辭諸廟文

某來守是邦幾二年矣而治無述焉宜神之所不福也
然千里之內無盜賊干戈疾疫之苗者豈非神之賜耶
今易命丹丘行有日矣不敢告

祈雨疏

旱不自作端繇郡政之荒民亦何辜仰冀天心之閔月
屬流火時逢亢陽百穀不得其生群黎無以為命咸切
望霓之志輒殫請禱之誠閉諸陽而縱諸陰媿乏董生
之術油然雲而沛然雨頤興宋國之苗

謝雨疏

旱魃為虐千里起望霓之心精誠所加匹夫有動天之

道茲因七月之不雨仰祈三日之為霖遂於俄尔之間
忽下沛然之澤一洗煩暑勃興槁苗天自天而人自人
理若難感賜曰賜而雨曰雨恩何可忘

祭文

祭六姑文

嗟我先子同氣六人殘月孤星僅存者三白髮蒼顏姑
為寡尊不見祖考典刑常存念姑平生無憾可言為婦
而順為母而仁享年而德享富而安婚姻早畢男女具
全壽樂八齡目見重孫姑於五福亦庶幾焉某等闔門
百指辱姑厚恩既喪怙恃惟姑是親疇昔登堂歡笑滿
顏撫我卹我如父母存姑今云亡我將疇依惟姑是思

亦父母是思嗚呼哀哉

祭八姊文

哀哀父母有子六人姊最居長孝愛慈仁鞠育同氣甘
自愛親以奉窀穸以畢婚姻姊力為多曷報恩勤嗚呼
哀哉于婦慶門奉姑與姒宜其室家亦既有子男遽早
世女繼而死淚落已盡哭猶未止病在膏肓竟成不起
嗚呼哀哉某等早喪怙恃惟姊是依姊今云亡曷勝其
悲姊有良人後事可屬二女有婦半子可托鍾愛幼兒
如出其腹儻免水火祭祀有續地下從姑姊宜瞑目惟
我同胞恩深義篤一觴奠訣血淚同沃

又代聞詩

聞詩天屬為姪門闌為婿蒙恩最深再以女妻登門之始夫人在疾藥物獲嘗顏色婁佻尚期痊復歲月承顏云胡不幸緣淺福慳百日之間來往數四遽驚疾革倉遑來視口不能語手猶撫摩遺言不聞銜恨實多夫人於女最所鍾愛善視以報斯言不昧

祭張魏公文

惟公學造誠明才全文武忠孝根於天性節操貫乎歲寒社稷之功最高親曾取日君父之讐未復誓不共天二十年見斥權臣五百歲重逢聖主夷狄服汾陽威德現童知司馬姓名意者天必相之嗟乎命何止此方渡江而擊楫遽樂聖以銜杯宣室興思蒼生望起唯曰閉

門絕粒不忘憂國愛君中心功未及成讒謗之書盈篋武侯死有遺恨英雄之淚滿襟一老不遺百身莫贖某濫比假守驚聞訃音忍觀絕筆之銘媿阻臨棺之奠嗟吾道之窮已甚非斯人之勵而誰

重祭張魏公文

嗚呼蠻夷猾夏以和得志食肉者鄙力主和議萬口和附爭言五利曰國之福何惜土地甘心事讐不恥稱謂附和者用沮和者棄和猶未成邊已撤備既棄唐鄧又棄海泗淮北生靈幾無噍類國旣日蹙兵亦尋至公之勛德公之忠義公之人望群朝聚詈公欲恢復指為生事公歆禦戎斬為兇戲公歆養兵詆為妄費公歆進賢

目為朋比公得人心公有異意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
眷雖隆不容在位汾陽兵柄奪于讒甚度無顯公豈獨
前智怒疽范增間走樂毅公存虜惧公死虜肆虜方陸
梁國若旂贅上心焦勞當食而喟彼蒼者天胡不憖遺
九原不作蒼生曷慰遙望衡山泐然墮淚

祭魯公文

士之處世患不逢時及其進用得君者誰逢時得君可
究設施堂堂魯公國之元龜民之父母世之宗師歷事
四朝始終無虧光相二帝盡忠不欺休休有容涯涘莫
窺盛德大節人皆仰之胡馬飲江聞者四馳公獨屹然
處以靜謐以身許國奚顧家室一鍬不施邊烽自息宗

社以寧繫誰之力堯舜授受乾旋坤闢同列異議公獨
忠赤功成而退罔有德色赤松與遊脫遺羈馬疆事未
寧羽書方急上心焦勞起公于疾人望翕然如用君實
折衝千里再安王室公歆有為百未一遂彼蒼者天胡
不憖遺變生俄頃什于奏事震驚中外邦國殄瘁嗚呼
哀哉其晚進不才誤辱公知官守有拘莫覩電輻鼓真
遣僚寫心以詞為天下慟豈曰其私

奈何提刑文

惟公學繼橫渠心傳無盡詞有根抵行有畦畛蜀道難
雲關中曾閱文章滿家卷軸連軫四朝耆舊多士標準
不深腥羶寧避鷹隼流落九疑從蝦蛭蟻太上攬權材

枚祀箇公起自南玉出于韞使節屢馳大藩頻尹所臨
有聲未究所蘊元老登朝首加薦引對揚宣王上嘉忘
盡誰乎沮之不班玉筍祥刑江左庶玉惟允我濫把麾
情親迹近愛君憂國語必同憤擬學史魚諫諍而殞詩
壇獲陪雕琢肝腎公將風騷我嚴鞮鞞波瀾何濶聲律
殊謹筆陣縱橫詞鋒捷敏鉅鐘微撞邊幅漸窘韓拜孟
郊龐怯孫臏有瑕必指忠告無隱錐板以傳託公不泯
軫率行部疏獄發囹王命有嚴何敢不黽送以短篇勸
以良醞詩簡往來如白與稹脩途倦遊歸約尤緊忽斷
書問風傳疾疾計音遽至道路驚駭聚散如夢榮枯同
茵失此老成痛何能忍真不撫棺有涕徒隕

祭戴履道文

嗚呼繫我與君生于溫江同郡異邑邂逅無從我守番
陽君丞外邑聯事暮年莫克會集君之文行著在鄉評
及其居官益有美聲鄉人仕饒不過三四不見君子心
焉孔瘁惟是面目見于尺書亦有詩篇不鄙寄予四月
之暮聞君在疾倉皇遣醫竟莫之救人孰無死君尤可
悲九十之親誰侍以婦松楸故鄉道路悠遠歸君之喪
何敢不勉我有官守往弔莫遑遣奠一觴潸然涕滂

祭賈府君文

嗚呼吾鄉之賈實為慶門玉樹芝蘭多賢弟昆鄉校賢
關藹然有聞曉月晨星于今幾存公之為人重厚寡言

有長者風薄俗可敦天厚其報富壽兩全亦既有子亦
既抱孫婚嫁已畢放懷丘園胡不百年遽歸九原某爰
自幼學荷公厚恩公色素嚴為我而溫妻以兄子遂成
世婚遠宦夔門聞訃莫奔馳萬里書奠以一樽

祭馮少卿文

嗟嗟負仲何至於斯天乎命乎尚忍言之抱濟世之才
而才見忌懷許國之忠而以忠見疑誠足以泣三軍
之衆而不弔浮言之謗節不變於臨天難之際而不免
於鬼物之欺初為賈生之逐卒抱屈原之悲嗟嗟負仲
何至於斯天乎命乎尚忍言之庚辰道山才盛一時我
我游其間辱君厚知義均弟兄間言莫移憂時論事肝

膽同披聖德有容雷霆霽威奏藁具存驗若著龜我既
去國君車亦馳三年之間暫合復離君佐戎幕身庶艱
危我官柏臺自効而歸聞君之罷有識嗟咨讓鋒方域
公論誰持我赴番易君書遠貽手墨未乾人事遽非驚
聞訃音哭之以詩君喪還普我來守夔官守有拘往弟
無期遣問窳窳寫心以詞西首一慟非君而誰

祭周運使文

惟公西蜀之英秀發自幼擢桂禮闈蜚聲文園學有根
蒂行無瑕玷施了有政名實相副製錦分符霸遂恭茂
帝念巴蜀民貧俗陋命公持節往安而富暨尔同僚講
明利疚歲丁飢饉廩發糧糶羨餘不獻偃折是究民逋

十萬悉蠲其舊預備凶荒廣糴以救舟車日通商賈咸
湊錢雖不流德亦云厚馬運病民協力敷奏撫事興歎
憂國成瘦亦有知己行將結綬亦既踐揚宜在左右天
胡不仁遽奪其壽嗚呼哀哉其遙自東南一麾來守非
仁是依曷免罪咎日陪談笑屢飲醇酎有唱斯和無
不叩蓮方共賞兵刑約同嗅公忽微恙我頻來候藥物甚
良變故何驟堂登繡衣溘焉在柩死生常理如夜與晝
公心了然寧校先後惟賢可惜歎見難又真以一觴老
淚盈袖嗚呼哀哉

祭杜殿院文

光堯神聖高邁千古任賢納諫同符神祖紹興辛巳親

擢得杜曰卿忠直不畏強禦朕擇御史賢莫如汝往肅
官邪以消外侮公如麟鳳莫類是與公如獬廌邪佞是
去如唐子方孤忠自許如趙鍊面風高憲府孰將而貪
掎剋軍旅孰戚而橫攘敘編戶孰醫而幸官高賞鉅孰
託宮市敢通北賈孰為樞臣將命是拒孰為民賊孰為
社鼠皆罪之尤擢髮莫數汙我白簡宜即刀斧言無不
行中外鼓舞曰真御史曰堯舜主言責既塞力求外補
五馬來歸壯哉出處惠歛一州治寂西土至今邦人咸
曰杜母某狂遊道山辱聯步武友得直諒誨聞規矩公
遷柏臺我返衡宇尺書千里屢寄鱗羽如覲面目遙馳
肺腑不見君子五隔寒暑甌蜀相望會合無所國亡直

臣山失猛虎豈惟吾徒天下悽楚我來守夔棺未違州
諸孤走書大事將舉佳城匪遙執紼伊祖遺奠一觴老
淚如雨

祭令人文

嗚呼子婦我家今三十年違事舅姑既孝且賢我有弟
妹未畢姻媿子能慨然奩具悉捐我事筆硯半生迤邐
晚粗有成子之助焉婦人妬忌往往皆然子能有容尤
人所難婦人於財見則垂涎子獨不貪素無金鈿為歎
育女喜兒讓官婚嫁粗畢不以財論每言仕宦清白為
先俸祿之外勿取一錢身為命婦續紼是專勤儉之風
鄉閭所傳我仕于朝頻年外迂同涉險難萬里言旋方
還故鄉忽又得泉到官月餘老病相纏深為尔憂廢食
與眠孰謂一朝舍我而先變生倉卒哀哉上天死生常
理我固曉然痛不能忘子實可憐長子愛女不在眼前
去無一語抱恨銜冤我今抗章乞骸歸田以尔喪還附
姑之阡子可無憾瞑目九原

祭張器先文

秀自妙發德由少成唾手鄉薦蜚英月評蕭洒宗之風
流長卿壯遊上庠益馳令名選壓萬中賦高二京覃恩
稽古下帷授經史學最長詩律尤精暮景侵尋一第始
登宜在館閣盍揚王庭天乎命乎卒于一丞嗚呼哀哉
我守泉南君官福清惠然自來不寒前盟賓主俱病相

視而驚醫藥是急酒杯莫傾猶有笑談以話交情別未
踰月兩蒙寄聲報贖方遣計音忽聆嗚呼哀哉四海之
內孰非弟兄君有同僚後事是營暑雖孔熾喪不可停
我有官守往弔莫能走賻遣真声吞涕零

祭萬先之文

嗟嗟先之厚德美才命止於斯天乎痛哉必大之門說
說蘭玉子方妙齡已見頭角声蜚槐市蔚為上游壘壘
十年一第始收遠宦洞湘師儒是職南方多士惟子是
式紛紛輩行彈冠帝鄉子獨恬然不干廟堂得掾南昌
需次家食胡為一疾遂至於革上相知已諸公薦賢命
在匪伊胡不少延慈親在堂壯婦在室兒女滿前百事

未畢子可無憾有鶴在原後事可託如身之存散落人
間光豔遺跡集而傳之敢任其責故鄉語別曾未踰年
子死我病兩俱可憐凶訃南來孰不歎惜遣奠一觴老
淚遙滴

祭王尚書文

惟公天賦厚德特稱吉人學為君子之儒性得仁者之
靜蘊發溪之秀氣蚤折桂枝大京地之家声榮持荷橐
以詞臣而為岳牧嘗聽履而上星辰身居八座而德愈
謙光治著六州而人懷惠愛奉真祠之香火養暮景之
年齡民所具瞻行起三朝之舊天下勲遺遽驚一老之
亡某昔以鯁生叨依蓮幕雖茂贊黃堂之畫然最蒙青

眼之知假道東歸方飲楚元之醴酒分符南牧忽聞杜
尹之計音那家興殄瘁之憂主上失注想之待走書于
里致奠一觴難忘在耳之言徒隕銜恩之涕

祭潮州王尚書文

惟公性稟南方君子之強蔽弄明月于潮之陽妙齡射
策通 太上皇擢為亞魁名震四方權臣用事明招自
將潛心稽古得聖行藏於易春秋尤其所長 帝初攬
權思用忠良貳我成均儒林有光說書崇政屢上封章
帝嘉其直人指曰狂出守東嘉奉祠故鄉 主上龍飛
召自南荒以長諫垣以肅周行正色立朝諤諤以昌筆
端凜然不赦豺狼言如著龜去有芳香公雖在外

上念不忘入司秩舌行登廟堂彼何人斯敢為臧倉如
毀日月於明曷傷身雖可屈賜不減剛婦老于家天相
壽康名德益尊如曲江張如余襄公如日南姜盍婦乎
來弼諧贊襄天不憖遺哀哉遽亡某以諸生受知上座
竊第來謁禮遇異常公居諫省我濫臺綱人呼二龜亦
曰兩王鼠豈虎偶段依玉笏把麾泉南稍近門墻敬雖
獲修見則靡遑忽聞訃音痛摧肺腸譬彼大厦棟其棟
梁如體無骨四支曷彊為國惜賢潸然涕滂

祭曹夢良文

嗚呼我與夢良三紀論文義則弟兄堅如漆膠君方妙
齡卓然自立才雋氣豪人莫能及書生事業有短有長

君如巧匠能圓能方李詩謝賦賈論是策聲蜚廣場筆掃勅敵少從明師學有淵源推以教人典刑具存散為篇章戲成駢儷一言之出高睨前輩綠業太學君居我先同登科名若相待然作掾嚴陵赫然有譽需次閩泮行將美赴我嘗以君名聞廟朝拭目以觀聳壘昂霄胡為一疾遽然不起命壓人頭乃止於此嗚呼前年之冬我赴泉南以書見招至于再三訪君許峯禮盛觴豆送我坡南珠玉滿袖滿擬婦來重登慶門孰知計音中途遽聞孺人孀居婚嫁未畢族大義高必能周卹狀君文行撫君孤遺我或未死其何敢辭追念交游零落可痛我老君死云胡不慟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八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周承奉墓誌銘

予游太學與周君懋為同舍生明年同擢進士第又明年予為東諸侯客周自婺女來訪焉不見蓋五年矣予再仕再去國周官游婦故鄉走書數百里以先承奉公之訄來告又以三山林君岳之狀丐予銘予流涕讀之不敢辭公諱某字純臣婺州義烏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公孩提喪母少長聞之哀慕如成人事父及繼母以孝稱撫幼弟教而室之身任家事不私有其財同居五十年無間言人以為難教子姪尤力子

懋律業上庠歲一往必戒之曰母怠而修懋遵誨教不
懈益塵丁丑春射策遂登甲科妖憲踵與薦書鄉人祭
之懋教授邵武侍公以行公諄諄然以職事勉之教授
君溫厚長者待諸生以誠寓教誨於色笑間不嚴而勸
秩滿咸惜其去義方力也紹興 天子上 長樂宮壽
官及高年公授右承務郎致仕今 天子嗣位轉承奉
郎人謂積善之報隆興元年六月庚申卒享年七十有
一以十月乙酉葬于邑之鳳林鄉長塘原娶劉氏與公
同年生賢淵稱之今無恙男一人即教授也女二人婦
進士樓世南楊翼孫男四人伯奮仲堪叔獻仲熊孫女
一人長許嫁何 次尚幼公姿魁碩為人質直通曉世

務衍於財而好施急親戚故舊之貧者與鄉黨鄰里歲
歉而艱食者棄逋負廣津梁榮樸氏以植福為尤多勞
於治生而能自佚於谿山杖屨賓客游從壺觴博奕間
性友愛會弟先卒病遂劇有唾壺常以自隨一夕命家
人亟去之曰吾行矣奚用此為已而果然嗚呼宇宙一
壺也形骸涕唾耳寓形於宇宙之壺而自與窮達榮悴
利害是非毀譽之境接真邪妄邪吾於公不怛化之際
竊有取焉銘曰

周出於姬 實為著姓 烏傷一門 蔚有餘慶
公於孝友 匪習而性 必謂之學 是亦為政
天報以子 且及其身 子蜚今名 身亦達辰

化不吾怛 端復其真 斲石銘幽 以詔後人

何提刑墓誌銘

永嘉自元祐以來七風浸盛淵源自得之學習臆不蹈襲之文儒先數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詞醇味長鄉今及門孔氏未必後游夏徒也涵養停蓄波瀾日肆至建炎紹興間異才輩出往往甲於東南若舍人何公又其卓然者歟公諱逢原字希深世為溫人曾祖某祖某皆潛德不耀父某累贈奉直大夫妣王氏封太宜人公姿穎異眉宇秀整頰而長身兒時強記覽落筆語驚人嘗賦松柏後彫志趣不凡識者期以遠到擢進士乙科調秀州司戶叅軍未赴召對敷奏進止剴切詳雅除勅令

所刪定官書成改承奉郎遷秘書省正字時秘閣初建登瀛皆極選公翔翔其間讀異書見聞益博丁母憂服除復舊職以言罷通判池州歲飢公攝郡事發廩以濟有以專輒諫者公曰以此獲譴所甘心焉為粥以待予路病者藥之人由是免流移飢而不害秩滿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司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初奏氏盜權以國事讎殺大將竄忠良鉗天下口神怒人怨公為書生時嘗客其館授其子以經於是間見以物議洵洵告秦氏曰吾所與語者天也豈復與人校是非公曰天之心即人之心也豈有異哉秦氏大銜之臺諫承風摺以他故至是再黜久之除添差通判慶州公以才進譽

藉甚自樞屬攝後班兼數職光顯于朝去不以罪且下
佐小州士論屈之公以近鄉自賀無幾微愠色君子謂
其得大雅之明括太守某聞其賢以郡事諉之公既深
取職剔蠹鋤梗郡遂大治俗生子多不舉公重賞嚴禁
飭保伍諭以天性所活區計除浙東叅議官改提舉湖
北常平茶監事湖北產茶病私鬻江西惡少越境群至
數以千百相挺為盜材落間戶閉白晝公憂之乃與憲
司謀以戍兵三千隸盜賊司分布要衝以遏之盜叛者
息民賴以安徙知嘉州嘉遠王都吏橫而肆訟謀紛委
率出入其手公至立訟者于庭俾自供曉以曲直悔過
者隨遣之不悛則懲以笞罰訟由是簡犴獄屢空罷行

估不一毫市於民去之日闔境交送携扶填攤至不得
有然香于臂以祝者且曰自有漢嘉無此賢使君祠于
佛舍至今奉之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四川類省試有請
託暗記傳義之弊朝廷擇清德重望士以董之差公充
監試官公措畫有方內外嚴密纖芥不通前弊盡革時
號公選明年廷對蜀士果多魏科廟學歲久而壞像貌
黝剝易而新之植嘉木增養士負頌之者以比文翁除
知夔州未至改潼川路提點刑獄行部至合州有重囚
衣鮮潔而械有塵垢公親鞠之情得乃縣吏受賂釋其
械遂竟其奸且申明縣吏行常祿雖枉法而罪不重故
獄多寃監乞自縣吏掌獄者亦重祿朝廷從之大是尉

利盜賊殺匿者以滅口而以病死聞公疑而詰之尉
色動猝赴獄果自伏人以為神明監司歲薦舉劫於有
力不得如已志公獨記姓名壁間疏臧否于下有狀不
待請而舉由是孤寒皆蒙識拔奔競少衰就差轉運副
使再監類試院乾道二年召赴行在除金部郎中公久
患臂弱至是寢劓力丐祠除福建提點刑獄事以四年
三月某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三階朝散大夫公為
人謙恭樂易持心近厚不為崖異行善諧謹然未嘗忤
物儉於自奉澣衣菲食以終其身通守兩州不按臨屬
邑五持使節所過州縣止數輩人不知其為使者每謝
卻厨傳吏以例冊言公曰吾知奉法而已何以例為尊

以愛民為心治尚不擾故所至可紀有古循吏風故相
趙公鼎叅政孫公近皆厚遇之尚書吳公表臣端明張
公闡樞使汪公澈皆舉以自代然公既忤權臣迹踈遠
十年楚蜀晚方還朝以疾補外遂致不起才不克究中
外惜之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
與講論有集解十卷簡嚴明白起訕處諸儒所不到且
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則能
為人為人則兩失之矣凡平日臨政遇物一以所得於書
者從事蓋非苟知之也善屬文清峻適麗雖倉猝應用
必自己出不剽竊前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有文集
二十卷外制二卷初育於楊氏既登第復今姓嫁楊氏

女立其後擇師以教之買田以贍其家娶立氏故左司
鐸之妹子三人長端木將仕郎孝而能文先公三年卒
次東里次少連女一人孫男二人曰鏞曰某東里鏞皆
將仕郎以五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吹臺鄉西山瑞鹿院
之右公漕成都與大資王公之望善及憲閩五適為帥
後事卒賴之既而移鎮鄉邦又經紀其家某與公同鄉
為晚進慕其名久矣恨未之識及守夔子始通書自蜀
名還迓于江許公驚曰吾以子為尚年少乃爾老邪一
見如故首及論語且授以集解某傳之夔學酌酒郡齋
講酬酢公舉觴曰吾不為世俗祝願子得詞早還故鄉
某感其言餞于白帝詩以送之公喪自閩某弔于其家

諸孤以墓銘見屬明年冬興化簿葉仲堪以行狀來其
受公一日知不敢辭銘曰

賢哉何公邦之傑博通六藝窮錦鏤為己為人皆自出
致身事君恥容悅忠告善道乃見黜施于有政果藝達
學道愛人治可述栖栖萬里走輓輓君命名還已白髮
陳力下就四七列歲寒不凋出持節命也歟我遠嬰疾
死生晝夜貫以一沒世名稱不磨滅

贈少保王公墓誌

紹興丙寅春某初肄業太學今資政殿大學士叅政王
公為博士學者咸敬而仰之師道之尊如陽司業衡鑑
之精如陸宣公慨然痛革時文之弊一掃於正如昌黎

歐陽二先生士有經指授蒙品題者咸見頤角為時聞人其最不才且晚進亦以舉子之業誤被賞識過綢人必誦而夸之卒繇舍選竊科第先生獎借成就之力也乾道戊子冬十月某懷清源郡章過三山拜先生于黃堂賜之酒既半出示所述先少保公世次行實且曰吾欲求有道能言者屬之碑子其人也某懼而避席曰先生誤矣某不樞衣趨隅二紀于茲矣道固未之聞也而言尤不工先生門人弟子滿天下而以是屬謏學小生烏能發揚遺懿之萬一邪力辭至五六卒不獲命明年秋八月書至自永嘉督益嚴廼即先生之所述而系之公諱綱字振仲先世閩人徙錢唐開元中旅游漢沔間

至襄州穀城樂其風土遂家焉六世祖公遠生居能居能生崇遇崇遇生公之曾祖考諱允中有子諱迂於公為皇祖考生皇考諱文自皇考而上皆隱處不仕皇考以公登朝象贈朝奉郎今天子即位之三年求治甚切思用異人得公之子喜甚擢左諫議大夫宣諭江淮入叅大政於是襲其三世贈公之祖考太子太保妣向氏琅邪郡夫人彤氏博平郡夫人贈皇考太子太傅妣黃氏少襄郡夫人贈公少保配張氏襄國夫人王氏世有陰德於鄉閭至宮保尤號長者見其容溫然知其為德人也平生無忿恚未嘗笞詈人嘗使僕曝麥於場僕游博舍去雨俄至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為恨仲兄役

於鄉主郡驛僕盜用官米索之官保自誣曰使僕者我也兄不與知官吏皆知其不然以官保執不可奪姑緩其獄一日將致刑忽大赦遂得釋一郡歡呼曰天果不陷善人鄉人有負逋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官保見之不商其直而售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券果如期而至官保笑曰吾焉用汝女聊為君償逋耳卒婦之所居去杜母鎮十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發怒投張海為賊導之自均房來欲復仇官保聞賊至曰我若去必殘吾鄉因具牛酒以待賊見其狀貌兇暴之氣頓銷且素聞其賢甚敬之約其徒秋毫無犯僧感舊恩見則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力解之不可遂醉而

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遁去賊既退乃徐出僧至鎮追其徒不及竟無所肆其毒猶于京豪俠任氣使酒而好鬪市有一無賴少年惡之嘗切齒官保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於房陵衆皆爭曰吾僕使不乏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而盡遂遁去爭者咎之官保曰吾非不知顧吾姪采惡其人常恐杯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之也常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賑貧窮故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有所求隨其意而飽滿之飢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為之辦棺槨具衣衾士大夫

罷官赴調流落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不計也於是遠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議者以比漢伏不闢云臨終戒其子曰欲服人毋蓄賄欲睦族無議財尊師友以教子孫藏經籍以待豪俊好甘者飴以蜜好安者設以席果守吾言必將有後言畢而逝琅邪夫人生二子宮傳其季也為人魁梧寬厚行義著於邦族遵宮保之業世其德而不變好學有才華詩筆清麗所與游皆鄉之賢士及持之名卿大夫盛公次仲帥南陽卒于官其子章卜葬于漢南貧不能集事造門哀告曰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為先人宅地慨然許之曰惟君所擇章既得卜凡葬所須皆

仰給焉又館穀其家數百指幾歲而不厭其好義皆此類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無異財鄉人服之取以為法定囊亦嚴明有賢行事皇姑至孝年五十餘抱孫矣猶日親鹽饋性無妬忌愛庶孽過於已出宮傳篤學喜客不屑治生業一切委夫人小大斬斬皆有條理宮傳篤於教子夫人佐之其義大慶善乃鍾於公公幼謹孝有立及長克家力學有功名大志時余公幹鄒公浩皆當世名士相繼教授郡學公往從之勤苦絕人其業日進鄒公尤留心教誘諸生課程其工拙美惡必題數語為品藻公每蒙賞激遂為高第舉進士中元符三年丙科授將仕

郎延安府法曹參軍官傳遺之詩有利名場裏待清謹
冠蓋叢中寢是非之戒公敬佩焉丁外艱執喪哀毀過
甚跣而尋山以奠是為跣裂服除調慶州司法參軍帥
錢公昂高其才而委任之以進築香柏臺神堂九羊堡
應副有勞及該八寶赦恩參循儒林郎有禁卒五人夜
踰甕城劫門者衲衣門者凍以死而復活案具當斬公
白帥曰一衲直數百錢且變主不死而殺五人情有可
矜錢公曰公欲云何曰此軍人也若送經畧司則死生
在公特筆耳錢公忻然後之獄官怒曰公欲以國法市
陰德邪公不為動卒皆活之以久去親闈自陳合入支
掌資序罷歸授江陵府觀察推官分曹建掾改為司兵

曹事屬貳車虛席公攝事歲餘一府仰辦江陵太府諸
司皆在爭以事護公目為府中一俊常平司繳主管其
司事時湖北行方田法主於是司前使者去憲攝之又
按獄湖南獨僉廳行其事公知其法之弊委曲調護利
則伸之害則違之又選擇所差官而授以方畧於是方
八州而無訟公不自言既去官後使者白其功于上特
循承直郎丁定襄夫人憂扶護北歸哀感行路服除授
開封府扶溝縣建雄鎮權府學博士改奉議郎知金州
漢陰縣在京西極境治所去利路界十餘里梁雍之民
錯襟其間公臨以簡易人甚宜之范公致虛以前執政
鎮南陽聞其政聲辟知穰縣辭不行終更屢轉朝散郎

賜六品服擬通判濟州未赴以建炎元年十月十一日
薨于家享年五十有五公為人淳質任真不事表襮過
人以一誠喜稱其善有過則面告戒之退無後言平生
恬退不妄干進入仕二十八年任官纔十考其除內職
而造朝也盛章為開封尹權勢震赫以皇考舊恩欲報
之公公固不附又嘗欲以妻黨張氏女歸公公拒不受
積以為怨因不被薦已而章敗其客皆坐遠謫公獨不
污承祖父之風好施予不蓄資財居官尤廉潔先世雖
厚所產至公益貧自漢陰代婦糧食不繼范公宗尹有
詩曰丈人古君子清德肖冰玉仕宦三十載一飽猶仰
祿驅車向金關此行何太速家山豈不恋陶令瓶無粟

知者以為實錄其調濟州通判州有田隸西城所巨閤
李彥主其事兇焰熾然人曰公必往見之不然且有禍
公曰吾寧不調不能屈於此已而果見奪其得倅徽州
未出都而金人再犯闕公在圍中官索金銀甚急人多
匿不肯輸公劫掠之餘囊有數金悉以送官人勸公少
留以為歸資公曰國家如此吾尚忍有所隱耶
二聖既入虜營集百官於秘書省聯名以立張楚公驚
涕而出曰始以為立皇太子若爾吾非所敢知卒不書
見者皆為驚悚篤於風義其釋褐也同時鄉貢之士第
與不第數十人多依公以食貧不能歸者資遣之有風
鑒好獎借人物所許予後多顯達范公宗尹為布衣時

年甫及冠公一見期以遠到獎成之其訓子弟造次必以遠大老猶自力觀書以誘迪之聯案共檠夜分不倦襄國夫人聰明修整好讀書聞古今賢人才士之事業則聳然慕之常舉以勉公且以誨其子先公十七年薨公念其賢誓不再醮初公既葬皇考而不宜其地欲改卜未遑也大資政知荆門軍以紹興癸酉正月十四日奉皇考及公之喪葬於故居之東北一里龜山之原各以其夫人祔五子之深之美之珎皆未仕而卒之望即大資政也今知温州之彥右承直郎一女適秉義郎歐陽价早卒孫男十人鏞右從事郎銖右宣義郎鐸右迪功郎錡右修職郎欽右承務郎鑄鑰錫鉞鈇未仕孫女

六人一適右從事郎錢慶祖一適右通直郎魏欽弼曾孫淳漢自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獲免者十一往往無照類獨王氏純絕而復滋大資政又以儒術文章奮結知明主致身執政為時重臣初官保贈制曰清塵美行肩于古人重義輕財化貪息訟州間以無怨公稱之我宋造邦毅城以進士起家自其孫始迨茲萬機流澤燾後信可取必君子曰王氏之有後也宜哉德厚者流光天道不可誣也銘曰

王氏之先 自闕從杭 有唐開元 始家于襄

至無怨公 植德好誼 善積名成 如漢伏氏

官傳遵之 不懈有加 慶鍾少保 進士起家

小試墨曹	活人惟死	攝官大府	政聲有偉
匪人不附	偽命不污	凜然節義	可激懦夫
天壽其年	志不克究	不在其身	以昌厥後
果生人傑	早費大聲	模範太學	作新諸生
勤勞于外	治最荆蜀	帝曰來婦	質尔啓沃
一進司言責	入贊故機	密疏輸忠	而人不知
惟帝知之	大藩是界	不令而行	德威惟畏
帝念老成	行將相之一	先世之廢	奚止於斯
龜山之原	小黃之口	紀德豐碑	有同峴首

杜陵院墓誌

杜陵先生以詩鳴于唐志不忘君自比稷卨卒窮以死

君子知其必有後先生之子曰宗文宗武宗文之子居蜀之青神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信宗特為諫官禮生詳詳生晏景福中為侍御史公侍御史八世孫也又以諫顯為宋名臣於少陵有光矣公諱華老字起華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潛德不仕而以儒名家父贈右奉議郎母某氏贈恭人公幼不好戲稍長知力學時學者宗臨川禁蘇氏文公獨誦習有識器重之宥渠守石翼以師禮致之遂自眉徙焉家恭之江津第進士以地遠親老不赴 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之游者益眾秦檜死魏公良臣參大政公疏天下利病上之良臣薦于上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明年秋七月有星彗

于東方公指陳時政之弊時應詔者衆上命後省擇而第之以公為首進秩一階制曰言尤鯁亮士榮其寢迂勅令所刪定官修書無慮十數至刑部斷例尤盡心有疑則反覆奏請同列服其精當迂太常寺簿尋除博士時虜欲敗盟疆場無備公因輪對言狀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曰朕知卿忠由是有用公意顯仁皇后崩自南渡後典秩多失至凶禮尤不知有疑議吏皆拱手公輒引古誼從容裁度大欵前一日宰相遽召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公曰禮院故實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

相行事主議者力甚公曰古今無是比卒正之今上立為建王討論典禮尤備丞秘書面對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權吏部負外郎主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關吏取而鬻之在選數百人無所訢公始命出榜闕以次就注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授逆亮將寒盟遣使致慢書傳欽宗凶計請准漢地索大臣上決策親征公奏疏贊其決謂虜欺天背盟政宜待以不懼因上四事一不限早莫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同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虜情雖叵測然宜以時遣使示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而留鑰宜擇重臣此下缺文

劉知縣墓志銘

永嘉號多士甲於東南劉公全之以重厚長者稱德成
行尊而年與位不稱歛惠一同有蘊莫施君子惜之公
諱銓其先閩人避五代亂徙溫之樂清曾祖某祖某咸
有潛德父某贈右承事郎劉在邑為著姓世衍於財至
承事公易以詩書所交皆一時聞人篤於教子公姿秀
整力學能文未冠有雋聲鄉先生仰公文蔚孫公仲鼈
師友也每見所業必稱嘆許其遠到村父奉議祖向授
徒于家公與從弟鎮從學以文行為稱首識者謂劉氏
有子知必大其門公果與村父偕薦計臺明年同擢進
士第後六年鎮亦登科鄉人榮之目曰三劉公初調台

州臨海尉秩滿丞越之曠未及考丁父憂終喪注奉州
如皋今改宣教郎知秀州海鹽縣今 天子即位覃恩
轉奉議郎賜銀緋至官未暮年丁母太孺人憂歸葬于
鄉會海溢沾濡感疾遂致仕轉承議郎卒年五十六實
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公性愷悌為政務循良
飾以儒雅不求赫赫譽然所至咸有可觀台城之東數
里有泉可釀甯水致諸務歲婁易民病竹木輸公易以
石官私便之初公如浙西道繇曠遇惡少為儕務奪掠
比至嚴下令皆讙伏事有便于民力贊令行之不自以
為功曠人至今德之如皋土曠少耕者膏腴故壤弥望
皆葦茅公躬阡陌喻民力農墾田餘數萬畝流亡復集

初之官太孺人以老不行公念切謁告迎待邑人惧其
不來狀于郡及諸司以留公得請于省部行李即塗老
稚駢擁委曲諭之乃得去及聞其還驩然相賀簿攝邑
事有誣告強劫者輒逮捕繫獄連坐以十數公至得其
情悉縱之按誣者頃之憲臺來詰公不咎攝者或勸直
之不從人益義之進士丁時發者嘗客其館公過闕謂
友人王某曰丁有美才文不俗必高第已而果然海鹽
水害稼被檄檢傷放秋苗數萬斛計貧不能輸者攜十
一請于朝得旨倚閣春饑勸豪右發廩以濟全活者
衆民無資以耕貸于郡給之且欲身任其責境內樂業
歲遂有秋學久廢輟圭租二百斛以倡士感而悅爭輸

財以助之棟宇一新其務敦教化如此故一時諸公咸
稱薦之侍郎劉公岑以先達高自標置少許可其帥淮
也將薦公于朝會罷乃已公美須髯風度尤不淺自謂
平生未嘗知憂與賓客飲必盡惟衆方紛然有所譏議
公若不能言者喜愠不形人莫得而親疎有忤已者怡
然不與校人有善則稱不容口輕財好義務周人之急
解衣指困色無靳遇人有禮雖至賤貧者見之無慢容
尤敦宗好每相過必敕具即事唱酬日以為常工文詞
典而有致賦詩句法清勁自成一家字畫端謹如其為
人母瞿氏以太后八帙恩封太孺人娶瞿氏再娶汪氏
皆贈孺人又娶葉氏封孺人皆先卒男二人儼价儀咸

習舉子業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林燾次許嫁國學進士賈俱餘幼孫男一人女一人儼等將以四年二月丙申奉公之喪與孺人汪氏葉氏合葬于真如之原求其誌其墓其少與公為筆硯交辱知最厚公既筮仕其猶困場屋公過人必借譽然未嘗自言歲戊辰某下第棄舍選不就遇公于武林同渡浙江語其故公曰子有進身路何乃自棄邪力勉之自越還學卒田舍法進公之力也某赴番易公錢別于道逮至變書問不絕且約會老于鄉明年東歸道聞公訃嗚呼痛哉銘曰

有美君子 溫其如玉 醞藉而文 琢磨以學
施于有政 不猛而循 愛遺四邑 活及萬人

婁郝以來 世稀長者 吾鄉有評 公其人也
天厚其德 胡嗇其言 志不克究 有子以傳
真如之原 婦從先子 陵谷有遷 德名不圯

令人壙誌

令人姓賈氏温州樂清人曾祖某祖奭父如訥皆有隱德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婦于我逮事舅姑以孝稱從其夫某宦游于越入仕于朝出守饒夔湖泉四州賢而有助初封恭人再封令人乾道四年十二月十日卒于泉之郡舍享年五十五年九月乙酉葬于左原白岩祔姑令人萬氏之右男二人聞詩聞禮皆國學生孟丙蚤死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

男孫二人阿夔阿閩女孫二人國娘晉娘敷文閣直學
士左朝奉郎新知台州軍州事王其誌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九

梅溪先生文集後序

余少時讀尚書觀王十朋先生註釋輯五瑞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于經及讀丹墀獨對諸書觀先生之論五帝名號位

次等事而知先生之學長於
策又閱氏族大全姓氏觀先
生自警之詩曰室明室暗兩
奚疑方寸湏存不可欺莫問
天高鬼神惡直湏先要自家
知而知先生之學嚴於治己

時欲求先生之文全集一觀
用發志意市無鬻者常以為
恨宣德庚戌歲余由憲臺出
守溫郡溫郡廼先生所居之
鄉也余於先生玄孫孟處求
得先生文集共十帙而缺註

釋經傳之言意其言之附諸
經傳者書坊板行而先生不
錄于家故也然余之所得又
多破損脫落而有不可讀者
於是給紙筆付與永嘉儒士
王宜嘉補其缺略更加圈點

而欲重為刊刻越數月值

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名余入為

秋官侍郎於先生文集未及
刊行而心常怏怏幸吾從姪
何濬子方選除温州府學教
授將行余以茲事屬之子方

曰敢不如命溫州又得監察
御史浚儀劉公自牧而為郡
守暨諸同僚皆好文字各出
月俸以資工費刊刻完成吾
少保黃先生既為首序予方
又請余而為後序夫日月之

光華星辰之炫耀天之文也
川嶽之流峙草木之秀毓地
之文也吟咏為詩歌發言為
經傳人之文也先生之文先
耀之若日星雄健之如川嶽
發揮仁義道德而無餘蘊真

當時之傑然者也其可傳示
天下後世的矣太守劉公發
身賢科持已廉潔為郡數年
教化大行政治修舉而無事
之可為矣乃專用力於斯文
其出於尋常者萬萬矣又得

郡庠分教廣信張君受永嘉
徐君參婁君昕福建柳君廣
而協心考校皆可敬也

正統庚申臘月朔後五日

賜進士嘉議大夫

行在刑部右侍郎前温州府

守廣昌何文淵序



守廣昌

書

卷之三